

谢文庄公集 (明)谢一夔 撰

谢一夔，古源人氏（今乔乐乡前泽花园人），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卒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8年）。天顺四年进士，明英宗钦点状元，曾出任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其一生著述颇丰，修《英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并着有《谢文庄公集》、《力余福》等，还曾为明宪宗、孝宗父子的老师，是明代中叶一位颇具声名的的大臣、学者。

在安义县乔乐乡前泽村发现一块汉白玉墓碑。经清洗后考证为明代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一甲进士、状元谢一夔墓碑。此汉白玉墓碑高240厘米、宽100厘米、厚20厘米，顶端为双龙戏珠浮雕，上刻“敕葬太子少保翰林学士状元谥文庄”及“天运乙酉岁仲春月”等文字。

●目录

序

谥诰

像赞二首

卷一 策类 疏类

卷二 序类一

卷三 序类二

卷四 记类

卷五 杂着

卷六 诗类

附录 行状 挽诗类

●谢文庄公文集序

豫章之西有峰延袤耸峙盘亘数百里兴云吐雾储精发祥盖一方之巨镇也顾清□所鍾类多逸人羽客超元练真之迹仙踪胜槩比比可覩记而鸿儒巨公以文章事业卓然著称者汉魏而降乃仅仅不多见至我国朝而后文庄谢先生出焉先生初从外谱姓王氏举乡会高第天顺庚辰英皇帝亲策诸进士首擢公第一拜官翰苑复今姓历官坊春卿至大司空其为人瑰伟端平不设城府而直方刚大之气常见于章奏篇什之间天变一疏指斥宫闈阉寺皆举朝所不敢言今读之者犹莫不凛凛吐舌有汉却座折槛之风其它酬赠纪述诸作其诗类陶靖节其文类欧阳文忠而其属词命意亦莫非规讽劇切交相劝勉之旨深得古人赠??勿之义视世媿阿佞谀徒哆哆悦人者盖槩乎其未之屑焉繇言以考德遡声以知人是故读先生之集而先生学术之端人品之粹断可信于百年之下矣盖西山磅礴浑沦之气历千百余年而始大发于先生积也久故施一也閔鍾也独故受也大先生既以其身以文章魁天下以蹇谔重朝廷以德望典型弃缙绅而

??复以其有余未究之绪貽厥后昆今先生歿且三世而先生之子姓科第簪纓奕世弥盛世家乔木吾豫章未之或先詎谓非先生盛德遗庆所鍾哉昔崧岳降申尸?工丘毓圣而二山之神之灵遂因以益显于后世先生独鍾西山之祥而擅文章德业福履之盛则兹山之胜将与先生共垂声于无穷也余知其有必然者矣先生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曾孙进士虬峰廷杰始哀而梓之余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门然幸出先生之乡而景先生之风有年兹获读先生之集如登清庙而聆箫韶入武库而探宝藏又因窃窥先生之直躬正气所以受知先朝而垂裕后裔者端自有在不独其言之可传已也故因虬峰之命谨僭缀数言于末简以俟知言者采焉嘉靖龙集壬戌冬十有二月吉旦賜进士第中宪大夫奉敕提督抚治郟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提学山东按察副使后学邑人吴桂芳顷首谨撰

● 谥诰

工部尚书谢一夔赠谥诰命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立身行道入臣竭事主之诚节行易名朝廷示劝忠之义眷我先朝之旧德未沾没世之休光风教是关彝章罔在故翰林院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谢一夔学识渊宏性资端亮状元及第曾无温饱之图法从登庸早有公辅之望修书史局勤学宫坊既效法于春秋亦敷陈于仁义伏蒲上疏彬彬切直之言视草演纶浑浑深纯之旨徊翔既久声闻愈隆甄士类而典文衡才多万选转卿班而佐邦礼岁阅八周人方叹其久淹尔益坚于素履乃陟冬官之长尚虚道揆之司综事训工表群僚而匪懈忧时体国抱一疾而靡宁奄忽沦亡至今悼惜官尊宫保茂恩已进于穹阶义在奉常显号未颁于异数特兹赠尔谥为文庄于戏勤学好问尔惟终始以不渝履正致和僉谓名实之相副英灵如在宠命其承

制 诰

正德二年 月 日

之 宝

● 像赞二首

谢大韶先生像赞

藹然其容款然其躬恢然其不与物忤者量之阔褻然其能当众望者学之充名扬北阙绩着南宫校羣书以称乎太史典三礼而佐乎秩乎惟予尝与之爲僚友故望其遗像而识其为昔之谢司空也

弘治己酉九月既望

賜进士及第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

文渊阁大学士知

制诰 国史总裁同知

经筵事东海徐溥赞

坦然其平无■〈山上欹下〉嵌也朗然其明匪幽阴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覩其颜而见其心其为器也肉好之璧其应用也从革之金允矣济时之具飒乎鸣世之音文不离乎质古则宜于今是以魁多士而震平地之雷位六卿而雨旱岁之霖其燕居则神闲而意定其立

朝则思远而忧深噫斯人也不可得而见已求之秦汉之上惠焉郑国之侨和焉鲁国之禽

豫章谢先生大韶以进士第一人历官翰林学士位终尚书不可谓不遭矣今其云亡而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惜之者以先生有济世之心而未遍泽于物有经世之学而未尽施于事用是为之伤悼若寒暄之不偶者然呜呼先生所以系天下望者何如其重且大哉今其不幸先予逝矣覩其遗像为之蠹然乃收泪而为之赞云

老友琼山丘浚仲深书

●谢文庄公集卷一

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着曾孙廷杰辑

策类

疏类

◆策类◆

制策一道

○制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亦多术矣举而行之必有其要传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然则其要固不出此四者而行之亦有先后缓急之序欤唐虞三代所以措天下于雍熙泰和之盛者率用此道可历指其实而详言之欤后之有天下者莫若汉唐宋其间英君谊辟亦有用此道者然而治效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其故何欤朕嗣承祖宗鸿业孜孜图治夙夜不遑于礼乐刑政亦既备举而并行之矣而治效犹未极于盛何欤兹欲究礼乐之原求刑政之本行之以序而达之不悖用臻唐虞三代之盛其道何由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其详着于篇朕将采而用焉天顺四年三月十五日御宝臣谢一夔臣对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诚盖诚为道之实而道即礼乐刑政之理也礼乐而非诚无以立其体刑政而非诚无以达其用惟其诚也由是而制礼作乐则礼备而乐和由是而明刑修政则刑清而政举故善为治者未有不本于道善行道者未有不本于诚二帝之所以帝天下而世跻雍熙者此诚也三王之所以王天下而俗臻康乂者亦此诚也下逮汉唐宋之英君谊辟所以不能比隆于二帝三王而治不古若者庸非此心之诚有或间欤大哉诚乎其为万物之本原万事之枢纽人君为治之大本乎欤惟皇帝陛下聪明先物睿智有临法二帝三王之道绍祖宗列圣之宏规曩者嗣大历服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凡耳目之娱珍异之献悉诚心罢去与民休息是以十五年间朝廷

清明民物熙皞四时调玉烛之和万汇赞祯祥之应属者顺天应人复登宝位乾坤为之再造人纪为之肇修礼乐明备刑政修举普天之下莫不讴歌乎凤仪兽舞之治率土之滨莫不甄陶于鸢飞鱼跃之天治效之盛振古而无以加矣是皆本于皇上至诚行道之所致也兹犹不自满假乃涣纶音下明诏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之以礼乐刑政施为缓急之序继之以唐虞三代汉唐宋治化隆替之由终之以所以用礼乐刑政而克臻帝王治效之道至哉问也顾臣愚陋曷足以上揆渊衷虽然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陛下既诚心发策以下问矣臣敢不悉心披诚以上对乎窃惟帝王治天下之术非一端也然所行之要不越乎礼乐刑政而已盖礼有三千三百之仪所以节民之心使其所行无过不及焉乐有五音六律之作所以和民之声使其所言无所乖戾焉故曰安上治民莫大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礼乐所以教民而为出治之本陛下所谓先与急者在是也若夫政者法制禁令也所以一民之行而率其倦怠焉刑者墨劓刵宫大辟也所以防民之奸而惩其恣肆焉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刑政所以弼教为辅治之具陛下所谓后与缓者在是也虽然礼乐刑政固有先后缓急之序要之亦不可以偏废也使有礼乐而无刑政则徒善不足以为治使有刑政而无礼乐则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传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诚哉是言也稽之于古唐虞之时以言其礼则五礼修而三礼明以言其乐则六律和而八音谐礼乐于是乎大备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而六府三事之允治明于五刑刑期无刑而五服三就之克允刑政于是乎大彰焉是以当时万邦协和而黎民有于变之休庶绩咸熙而四夷有来王之效岂非唐虞能用礼乐刑政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乎然推其所由则又本于尧之允恭克让舜之温恭允塞之所致也夏商之世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乐正崇四术以教士习立典则以贻子孙而有关石和钧之设焉制官刑以儆有位而有三风十愆之训焉成周之世宗伯掌五礼以亲万民司乐掌六乐以谐万民司马掌邦政以九法正邦国司寇掌邦刑以三典诘四方情文备而制度详是以当时声教四讫而兆民允殖丕冒海隅而万姓悦服岂非三代能用礼乐刑政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乎然原其所自则亦本于禹之允迪厥德汤之咸有一德文武之纯亦不已丕则敏德之所致也夫唐虞三代以诚心行道而致治效之盛如此后有天下者莫如汉唐宋若高祖之豁达大度文帝之恭俭玄默武帝之雄才大畧宣帝之综核名实以至光武之沉几先物明帝之下身遵道章帝之左右艺文此汉之英君谊辟也观其用绵蕝所习之仪奏昭德五行之舞制屯田而定租税作九章而除肉刑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然或不事诗书或谦让未遑或内多宠欲或择术不审又有吏事深刻察察为明优柔不断者求之当时虽有海内富庶几致刑措之风百姓宽息人赖其庆之美方之唐虞三代雍熙之化不啻砒砒之于美玉矣此无他由其徒用礼乐刑政而行之不能本乎诚故也若夫太宗之英迈绝伦玄宗之励精图治宪宗之刚明果断此唐之英君谊辟也观其采古制而定章服分二部以习音乐立府兵租庸调之法除断趾而增覆奏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然而一则假仁喜功一则惑于女色一则不终其业考之

当时虽有斗米三钱绝域来庭之盛民皆乐业威令几振之美揆之唐虞三代泰和之治不啻鱼目之厕美珠矣此无他由其徒用礼乐刑政而行之不能本乎诚故也迨夫有宋之兴太祖之仁义太宗之沉谋有以开创于前真宗之英悟仁宗之仁恕有以守成于后真所谓英君谊辟矣观其定朝仪而详服制正音律而录名数严科禁以弭奢僭采敕条以为卷编固皆用礼乐刑政以图至治矣然或好微行或伤恩义或假符瑞而封禅或以邪正而互用虽曰治效有过于汉唐而亦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详其所以又岂非设诚于内者有或替欤夫汉唐宋诸君不能诚心行道而治效不古若者如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太宗文皇帝肃清邦家而隆古之风以振仁宗昭皇帝继其统宣宗章皇帝纂其功而隆古之治益彰所以然者固不外乎礼乐刑政之用原其所以用礼乐刑政又岂不本于列圣至诚之心也哉陛下应天人之归心嗣祖宗之洪业复位以来孜孜图治夙兴夜寐不遑宁处虑民性之未中也则用礼以节之虑民声之未和也则用乐以和之而礼也乐也固并举而无遗矣虑民行之不一也则修政以一之虑民奸之未息也则明刑以防之政也刑也亦并行而不偏矣是以治效之盛旷古莫及而圣心犹有治效未极于盛之虑臣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真不世出之主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视汉唐宋诸君风斯下矣陛下欲究礼乐之原臣则以为礼乐之原固不外乎一诚陛下欲求刑政之本臣则以为刑政之本亦不外乎一诚盖真实无妄纯粹不杂者诚也一有所杂则伪而不诚矣悠久不息始终无间者诚也一有所间则息而不诚矣陛下运此心之诚以兴礼乐则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而礼不失于愿乐不流于淫矣陛下运此心之诚以用刑政则一政之出人皆信之如蓍龟一刑之施人皆畏之如鈇钺而政不失于乖刑不流于惨矣礼乐刑政虽备举而并行然礼乐在所当先刑政在所当后柝而言之又必先礼而后乐先政而后刑此四者施行之次序也行之既有其序则礼乐昭宣刑政修举极天蟠地周流四达凡天下之民莫不是遵是守而无违悖者矣然所以行而达之之要实在于陛下一念之诚焉陛下能于礼乐刑政之用一本于诚则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而并驾哉将见今之黎民与唐虞之黎民同一于变时雍矣今之百姓与三代之百姓同一徧为尔德矣何则世有古今而道无古今人有先后而心无先后惟在陛下至诚以感化之耳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是也然陛下之策臣者既如此而篇终又启之曰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其详着于篇朕将采而用焉臣受陛下生成之恩沐陛下教养之德平昔之所涵养者忠君报国之心师友之所讲明者致君泽民之事虽援经据史之对有未及详而责难陈善之志实所抱负既领春官之荐叨奉大廷之对正愚臣叫阊阖呈琅玕之日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诚之为道其大矣乎具于太极之浑沦而极于天地之变化始于夫妇之隐微而着于鸢鱼之飞跃亘古亘今莫非此诚之所为彻上彻下莫非此诚之所寓故修身而不以诚则欲得以间理用人而不以诚则邪得以间正况礼乐刑政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行之不本于诚可乎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诚也诚之为道信乎其大矣臣愿陛下存

此心之诚不贰以二不参以三不以始终而有殊不以先后而有间大廷如是深宫亦如是
大攻大事如是微言细行亦如是存养于端庄静一之中省察于应事接物之际出一
言也无非实理之所发行一事也无非实理之所著由是而法帝王必能合时措之宜而
不泥于古矣由是而法祖宗必能尽继述之美而有光于前矣殆见德之所及广大如天
极覆载之间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信乎唐尧虞舜复见于今日禹汤文武不得专美于
前世矣臣之愚见始以诚为陛下勉终以诚为陛下献良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极其盛者
实由于此伏惟万几之暇少垂睿览则国家幸甚生民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恐惧战栗
之至臣谨对

◆疏类◆

天戒疏

○天戒疏

左春坊左谕德臣谢一夔谨奏为建言事臣闻君之事天犹臣之事君臣有过而君
戒敕之臣能输情服罪而益务修政立事庶几君怒息而诛责可免君有过而天儆惧之
君能引咎自责而益务修德改过庶几天心悦而祸患可弭故桑谷生于朝大戊修省而
致王业之中兴雉升于鼎高宗从谏而为有商之令王大风拔木成王有悔过之词而
岁为之大熟荧惑守心景公有君人之言而即为之退舍是知妖孽之来未必皆凶顾惟
人君销伏之何如耳然销伏之道惟在改过修德以胜之不可妄为他术以禳之传曰应
天以实而不以文斯言尽矣乃者彗星示儆皇上诚秉于中忧形于色彻乐减膳露祷于
天焕发纶音首以五事自责继以进言责诸大臣科道其欲修德改过以销天变之心可
谓以实而不以文矣臣每伏读 诏旨及覩皇上不御正朝不受称贺未尝不忧惶惊惕
而涕泪沾巾也伏惟皇上自即位以来躬亲庶政总揽干纲日御经筵讲论治道仁厚本
乎天性孝友根于固有加之不迩声色不事游田不妄言动不嗜杀戮凡古帝王盛德可
谓兼举而并有之矣是宜治教休明祯祥骈集可也夫何八年于兹治不加进化不加成
天下之弊日甚于前三四年间妖彗两见灾异迭生饥馑荐臻疾病盛作其所以获此岂
无其由曩臣给假省祭还乡偶沾奇疾空斋卧病每闻朝廷政事之失四方灾异之见生
民艰窘之状即仰屋窃叹恒恐身先沟壑不得伏覩天颜少有裨益以报先帝亲擢之恩
皇上录用之德为恨比幸回朝即欲有所论列一以病躯尚未全愈一以风闻时政恐有
未实以故未敢辄有烦渎兹奉明诏而求言顾惟止于大臣科道臣官非大臣职非言路
又不敢妄引诏旨遽有所陈且意大臣科道乃朝廷股肱耳目必能言臣之所欲言臣虽
不言可也今既半月矣闻其所陈不过举寻常数细事以塞责耳至于臣之所欲言者乃
无一及之夫臣之所欲言皆时政可忧之大而足以回天意者凡在臣庶皆能知而能言
之岂大臣科道独有所不知而不言之乎顾畏罪保禄而不敢言耳噫上天垂戒既如彼
皇上求言又如此乃犹畏忌而不敢言所谓有君如是而忍负之古之臣忧国忧君者其
用心固如是夫在昔宋仁宗时雨水为灾欧阳修进疏曰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

已出而无应之变其变既大则其忧亦深非小小有为所可塞也今彗星之变光芒所扫识者为之寒心见者为之骇目是其为患大非雨水之比又岂修改数细细政务之缺失所可销弭者哉臣若于是又拘明诏缄默而不言则上负圣明之罪亦不容于自文矣故敢敬沥血诚条陈五事以闻一曰正宫闈以端治本二曰亲大臣以询治道三曰开言路以决雍蔽四曰慎刑狱以广好生五曰戒妄费以足财用夫当今政事在所当兴时弊在所当革而臣心欲有言者固不止此如此五事则时政可忧之大者皇上果能采而行之则人心悦于下天意回于上又安知今日之妖彗不如大戊之桑谷高宗之雒雉成王之大风景公之荧惑不惟不能为祸而且焉社稷生民之福乎臣之所陈实出忠恳触犯时忌不复知时回避惟乞皇上少垂睿览曲赐优容则天下之幸也臣一己之幸何足云乎为此具本亲赍谨具奏闻一曰正宫闈以端治本臣闻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家者国与天下之本未有家不齐而能治国平天下亦未有国治天下平而不本于家之齐也是以三代圣贤之君莫不以齐家为首务盖正伦理笃恩谊所以齐家也绝请谒戒奢僭所以齐家也厚所当厚薄所当薄所以齐家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齐家也定尊卑之礼而远宠幸所以齐家也溥恩泽之施以广继嗣所以齐家也凡此数事行之有一之未至则于齐家之道有未尽欲国治而天下平也不难矣乎传曰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于阍内臣伏愿皇上法三代圣贤之君于凡所以齐家之道悉行之而无一之不尽善则家齐于上国自治而天下自平矣二曰亲大臣以询治道臣闻高宗命傅说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盖人主虽有上圣之资亦必赖左右大臣责难陈善而后有以辅成上圣之德而致熙皞之治臣伏覩皇上自即位以来视朝之后经筵进讲之外罕与大臣接见凡四方章奏政事得失未尝召见内阁大臣与之商确裁决乃徒使之拥虚名享厚禄何耶夫大臣既不得面议庶政则皇上所与商确裁决者必左右内臣而已臣愚以为左右内臣纵使皆读书知理识达古今不复敢蹈已往覆辙然亦深居禁内阍阁之疾苦行伍之疲乏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岂能尽知之详而处之当乎况不共大臣面议庶政则政有缺失为大臣者必曰此皇上与左右内臣裁决于中我何与焉噫上不任乎下下得辞其责如此是岂宗社之福哉昨因玄象示儆皇上虽召内阁及文武大臣有所咨询臣恐其骤得一承顾问又对不及顷而罢必不能尽言以上副圣心盖人君之与大臣必恒与之接论然后上下之情洽而为大臣者庶得尽言以匡辅不逮昔唐太宗励精图治乃开馆宫西引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更日直宿馆中暇则从容燕见讨论文籍讲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后就寝太宗勤于访政如此是以当时君臣情洽君有所欲闻而臣无不言臣有所进言而君无不纳此所以致贞观之治至今脍炙人口夫以贞观之治犹资朝夕询访儒臣而成况有志于唐虞三代之盛者乎臣伏愿皇上自兹以往退朝之际即御便殿召内阁及文武大臣出示四方章奏俾之裁决面订可否至于上而天变之所由召下而民困之所由致大而礼乐刑政之当举行小而命令出纳之当详审凡心有所欲闻一切少霁天威从容与之讲论不可以天变既弭少有懈怠如此

则于圣德必大有裨益而于政事处之自无不当万一政有未当则大臣亦不得少文其过矣三曰开言路以决壅蔽臣闻国之势如人之身人身必血气周流而无滞然后可以长存国家必上下情通而无壅然后可以保治血气之行有或滞必赖良医善药以宣畅之上下之情有所壅必赖谏官极言以通达之故自古帝王未有不以从谏而兴拒谏而亡者也何则人君乐于从谏则天下之贤者皆曰吾君喜闻过矣于是忠言谏论日陈于前而冀尧舜乎君民其不贤者亦必曰某以直言见用于上矣于是亦罄一得之愚而冀利禄之得是贤不肖皆思直言而上下之情举无不通上下之情既通则政无缺失治道岂不日就于隆盛乎人君苟不能从谏则贤者必曰吾君恶直言矣我何为不守括囊之戒乃触犯忌讳以自取诛戮乎其不贤者则欣欣然曰某以谏诤遭贬斥矣于是竞习谄谀之辞以为幸进之计是贤不肖皆不复直言而上下之情为之壅遏上下之情壅遏则政多乖舛又岂能保长治而无虞乎臣伏覩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给事亦累有论列时政之缺失弹劾大臣之过恶者其后言事之官间以罪废是致近年谏者顿少夫雷霆所震而物无不折霜雪所加而物无不殒天子之威不啻雷霆也不啻霜雪也故虽霁威和颜以诱人之直言人且畏缩而不敢尽言其所欲言况又厉之以威严加之以罪谴乎臣伏愿皇上师大禹之拜昌言成汤之不吝改过于凡臣下有能不为家谋而敢于直言极谏者其言可用则用之而显其身其言不可用则置之而不加其罪凡有自皇上即位以来因言事而坐贬谪者咸敕该部取回任用如此则内外臣庶皆知皇上乐于从谏改过矣莫不直言无隐而上下之情自无不通矣四曰慎刑狱以广好生臣闻自古圣帝明王未尝不重刑辟之用故成王命君陈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弗辟予曰宥尔惟弗宥惟厥中是盖欲君陈当审生杀之宜而不可徇人君之欲以为生杀也伏覩皇上于人有罪犯者或时有断遣法司惟顺从其轻重当否不复有所论执第曰照依钦奉圣旨发落而已噫执法之官而惟务顺承如此乌在其为执法乎昔唐太宗敕选人诈冒资荫而不自首者死未几有事觉者太宗欲杀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曰据法应流太宗怒曰乡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胄对曰敕者出于一时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奈何不能忍小忿而失大信乎太宗喜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夫古之法司能执法如此今之法司何独不能然乎祖宗旧制大辟罪囚必三覆奏而后行刑盖所以重民命也近者吉安府知府许某得罪皇上命即处决不必覆奏已昏暮法司即承诏行刑少有论列夫许某得罪之详臣不能知但使其罪实当死亦于祖宗之制少乖使其死有未当则含冤地下不亦可矜也耶臣伏愿皇上明敕法司今后轻重罪囚一依大明律科断其有奉圣旨断遣而中间情有可矜罪有未当者许援戴胄故事执法至于大辟行刑务遵祖宗旧制必三覆奏而后处决如此则能民命而刑罚自无不当矣五曰谨妄费以足财用臣闻大易有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人君之用财其可不俭约之是尚乎伏见京师创建寺宇连年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之役又兴广殿长廊务极壮丽计其所费动数十万计虽皇上知民艰苦不忍虚役一夫空用一匠然所以酬赉夫

匠之费未有不取之府库者也府库之财祖宗以来积之以偿有功备不虞者今乃费用如此臣知皇上必谓奉佛可以徼福故也是大不然昔梁武帝精修佛庙广建塔寺其奉佛可谓至矣而武帝之世江南大乱国祚为之日蹙是奉佛果何利益之有唐高祖废弃佛法沙汰僧尼其不信佛亦云至矣而高祖享年极永开有唐三百年基业是不奉佛又何灾祸之有由此观之佛之不能祸福人家国而奉之无益盖亦彰彰明甚历观春秋史记凡人君大兴土木有所营造者悉以过书皇上何为费此府库有用之财而为此无益之事使后世史臣得书之以为过乎又卖宝石人涂某等恒以宝石进献内廷每酬其值为费不可胜算虽圣旨已尝禁约而彼进献如故臣切思府库宝石尽足以充后宫之用又何费此府库有限之财而买此无用之物乎传曰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者杀无赦若涂某等在先王之世罪不容于死矣臣伏乞皇上鉴古人节以制度伤财害民之说凡创建寺宇及所买宝石之费一切敕罢庶几财不妄费而府库充实矣

成化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

谢文庄公集卷一终

●谢文庄公集卷二

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着曾孙廷杰辑

序类一

元丰类藁序

忠爱祠集序

赠卢侍御擢湖广宪副序

忆萱堂诗序

送陆世祥之任广德诗序

贺王应元昆季联擢序

赠林君一鶚序

赠大司寇大原周公致政

岁寒三友图诗序

○元丰类藁序

昔濂溪周子曰文以载道也不深于道而文焉艺焉而已圣贤者深于道者也六经之文所以载道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也必如是而后可以谓之文焉第以文辞为能而不深于道虽奔放如迁固高古如柳韩沉着纵肆如欧苏亦不免周子艺焉之讥尚得谓之文哉若南丰曾先生之文其庶几于道者欤先生讳巩字子固鲁国复圣公之裔远祖徙吾江右之南丰邑先生生而警敏读书过目辄成诵年十二即能文日草数千言多惊人语甫冠游太学欧阳并斋一见其文即大奇之登嘉佑进士第历官外郡居多最后始擢中书舍人不踰年丁内艰以卒所至文章政事卓卓为人所传诵欣慕惜时不能大用而徒昌其文先生之文虽未始六经之袭而未尝不与六经合也善

乎宋潜溪评先生之文谓如姬孔之徒复出于今世信口所谈无非三代礼乐此可谓知先生之深者彼三军朝气猛兽江湖烟云譬者尚得谓之知先生哉先生所著文有元丰类藁五十卷已板行于世属者南靖杨君参来令南丰乃先生故邑因求全集正其讹漏将锓梓以广其传乃介教谕句容王铎求予文以引其端于戏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昔欧阳公作五代史陈师锡序之而半山诮焉以一夔而序先生之文其蹈师锡之诮必矣一夔何敢序先生文哉虽然师锡之序五代史固不免半山之诮师锡之名亦藉是以有闻于今日先生文在天地间如景星如庆云如麒麟芝草而天下之人争覩之者惟恐或后一夔之名诚得藉之以有闻于后世亦何幸欤为是不拒其请而僭序之首简

○忠爱祠集序

忠爱祠集凡三卷不肖所集缙绅士夫论譔歌咏先公之事迹而欲着之后世者也先公既歿不肖即有志乎是属在哀疚中又姑有所待未能为也久之可以为矣又虑或者以不肖之私其亲不敢为也既而先公之事载之 国志笔之 国史着之祀典而又屡厪褒嘉之 恩命足以信今而传后于是不可以已矣乃敢收泪而集之揭天子诰敕冠之篇端摭建祠公牒附之卷末命工锓梓以传呜呼先公之事行白矣褒宠隆矣由行道之人言之若可以无憾矣然不肖犹深有憾焉者先公之志世平之时欲德泽远及而所施不过一郡及寇贼动勦欲取首恶以上报天子不幸大功垂成而中道以殒观其疾革语帐下士以死当助汝杀贼之言九原之下盖有遗恨焉此不肖之所为日夕隐痛于心至于今而不能忘者也若其复流亡于赈贷之余活死狱于鞠讯之顷脱胁从于片言之下百尔所为皆历历可为后世道而无愧古之人者诸公论譔歌咏详矣不肖无容赘矣抑不肖于是又有憾焉昔先公终岁勤劳而以王事歿于行营今不肖从容贵富坐食其遗人子之心果若是愒乎所以念虑修省惟恐一毫陷于不义以貽先公羞而昕夕不敢俛焉以自安者凡以此耳记曰先人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孝也不肖不敢避私亲之嫌以蹈于不明不孝之罪此是编之所由集云

○赠卢侍御擢湖广宪副序

方今荐绅间论议颇不平于夫不能执法者则目之为通达其能执法者不目之为矫激则目之为古执吾江右新淦卢君崇绩之为御史重厚不浮介有所守人以为古执者也今年圣天子特拔擢以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时予有疾在告闻而喜之作而叹曰于戏卢君斯擢可以见朝廷用人之明矣可以见能执法者之不负矣今所以不能执法者怵于势也其怵于势一以避患害一以地进取也夫以卢君为人岂能巧于避患害哉抑岂肯巧于地进取哉然而朱衣象简膺四品之除铁面豸冠当一方之寄如今如此则彼怵于势而不能执法者可以观矣况夫拙法以避患害而患害卒不能避拙法以地进取而进取卒不能得观诸卢君何如哉观诸卢君何如哉或闻予言有诘之者曰拙法以避患害固卒有不能避者然诘法以地进取则往往有能得之何谓无哉予又应之曰如此辈固亦不能无也然自君子观之不啻狗彘彼虽訑訑然自以为荣而不知诟辱莫大焉

公道岂终能掩哉若卢君虽不幸不荷拔擢公论固终有况今遇圣天子知人之明而峻拔之如此欤此予所以不觉其喜之至也然予之喜非私喜也为朝廷喜也为公道喜也问者闻予言亦喜之曰然既而秋官主事何君惟孝等求予文送君行遂书予之所喜与对或者之言以复之

○忆萱堂诗序

诗曰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按萱忘忧草也观之者百忧以忘古人多树之堂北后人因以目其母犹之以椿目父盖椿取其寿而萱则取其能忘忧皆人子假之以寓爱亲之诚岂真以萱草之贱而可比母氏昊天罔极之德哉兴国令石埭章廷圭文瑞甫二岁丧其母孺人文瑞时虽在襁褓中犹能识其颜面迄今余四十年尝若见之目睫间而欲养不逮之意朝夕耿耿于中吾友翰林编修张廷祥为扁其堂曰忆萱以着其念念不忘其母之意一时能言君子皆为诗歌以揄扬之比以考绩来京谒予文序诸首简予扣之曰子之思乎母将犹记礼者所谓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嗜乐欤则子丧母时甫二岁虽禀赋异常能颜面之识殆亦彳亍?光佛想象其畧耳岂能一一真识之而思之如礼所云耶某曰然予曰然则子之思乎母予知之矣将必曰人皆有母而吾母何弃我之蚤乎于是衣而温也思不得以衣乎母食而甘也思不得以食乎母居而高堂广厦也思不得以安享乎母旦而思曰何以省吾母夜而思曰何以定吾母执杯圈而思曰吾母手泽尚存而吾母果何之乎观遗像而思曰吾母仪容具在而吾母果何适乎某泫然泣下曰信如是也予曰子是之念亲固可谓之孝矣然君子之孝岂徒思念已哉抑又有大焉盖身者亲之枝也孟子以守身为事之本而孔子亦以立身扬名为孝之大今子起乡贡进士拜官邑令而能声美誉卓卓有闻于世其于立身扬名固无愧矣然不可遽自足也继今以往要必一言之出思亏体辱亲而非法不言一行之施思亏体辱亲而非法不行以至莅官处事事上接下无乎不思亏体辱亲而务敬尔官慎尔事忠乎上慈乎下则身益以立名益以扬爵位益以尊崇而龙章凤诰之褒封显扬其亲者可指日以俟是则人子思亲之大者文瑞尚勉之母徒戚戚而为无益之思也文瑞作而谢曰善廷圭不敏敢不夙夜惟所言是规予遂书以贻之用为羣玉引云

○送陆世祥之任广德诗序

陆君世祥浙之嘉兴平湖人治书经历试不第景泰中登名南监既而循次试事秋台今年赴选天官天官卿集二监士策之第其名在首列授直隶之广德知州将行荐绅士夫在京与君交好者绘图作诗以赠冬官主事沈君文瑞君同郡予同年也属为之序予观其诗有美君抱有为之才知一州无难称者有美君素宅仁爱心广德民将被其泽者有美君公无偏私者有美君明足以烛事微者有美君廉足以有守者有期君亘末路如其初不变者有期君媲美古良吏者有期君名位第发轫于是异时所至将不可量者大章促韵雍容乎剡切乎所以治民所以持身所以垂名所以守位其道备矣士君子见用于时能尽斯数者岂但可以知一州哉嗟乎士君子方其未仕也高谈雄辩动以古人

自期待见夫已仕者而婪不餽焉而庸无能焉而刻以偏焉而隘焉鄙焉而后戾于前焉辄戟手瞑目唾骂之不已曰此尸位也此窃禄也此败人国家事也及其一旦授之以位属之以事于其平日谭论大相矛盾其所以处事治己不特不能及古人万一而已卒至与素所唾骂者同归乌虜此其故岂有他哉顾其志立不立耳盖方其未仕也朝夕所与讽论者圣经贤传所与讲谈者儒生学士此其心莹无所蔽念念乎大人君子之域之是趋至其既入仕途所以汨乱其心者众焉非欲固其已得则欲餽其未得也非欲有所炫则欲有所私也非有所畏而不敢为则有所谗而不尽为也不然均是人也何前后贤不肖相判然如是哉如使既仕之后励其志卓然如未仕时浮言不吾动利欲不吾挠威权不吾怵常惕然念虑曰吾将蹈吾所尝讥议乎吾其屯泽不下究乎吾其智虑有昧乎吾其取非其有执非其中而不自知乎如是而改其或有勉其或无则何古人不可及又何静言庸违之有故吾谓其系于志之立不立也乌虜陆君是行也其勉之哉其勉之哉

○贺王应元昆季联擢序

圣天子法古为治于夷狄之宾服者悉怀之以恩其有肆逆不道为边患者必命将出师以剿灭之凯旋之日则论功行赏有差是即有周四征弗庭功多有厚赏之意去年冬今太子少保威宁伯左都御史王公冢胤锦衣卫千户应元从大将剿建州逆遁渠魁以功升指挥同知今年春公之次子锦衣卫百户某复从公捣迄西黠虏巢穴亦以功升指挥同知于是十三道御史求文以致贺予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先圣有是言也后世文武岐为二途而征伐诛剿独武将任之故其见文人之雍容谈论也或讥之以迂或汕之以怯或易之以为清谈不切于缓急之用噫以此而议世之记诵词章之腐儒可也脱真有文学之士其于经纶天地参赞化育康济天下且优为之矧运筹策振师旅料胜负之区区武事独有所不能哉徒以未见诸行故无以暴白于人而人亦无自解其惑也乃今有太保公其人人孰得讥汕而易之哉公蚤以明经登进士擢御史累都御史尝奉敕总督西邮军务出奇料敌筭无遗策故在西七八年威震夷虏无敢肆为边患者属者奉命同保国公朱公往征西戎之扰边者公师至大同而虏寇潜驻塞外公侦知之即选铁骑出其不意直抵虏巢穴掩杀之斩首近千颗获其牲械辎重无筭师还遂由都御史进封伯爵二子平日庭受韬畧故亦皆克着武功而致有禄位若公而人不文事武备之兼有者欤昔有唐征蔡师临旷岁无功及裴晋公为都统往节制元济遂就擒晋公亦文士也而成功顾反出诸将右如此以公今日之事质之可谓异世而同符矣彼目文士为迂为怯为缓急不足用者岂确论哉于戏太保公之丰功伟绩视晋公固无媿矣然晋公有丈夫子五人而识谏二子最知名俱跻显宦为唐世臣应元昆季其尚思与之并驾齐驱使后之执史笔为公作传者得列大名如唐史附识谏于晋公后顾不赧欤尚加勉之

○赠林君一鶚序

国家于廷臣历任三载而政绩卓异者随其职之崇卑皆锡之诰敕以褒荣之其所以奖励臣下恩至渥也属者刑部右侍郎林公一鶚三载秩满赐诰赠封其大父父皆如

其官祖妣及妻皆为淑人天章下临光荣焜耀于是同年诸缙绅属予文贺之公先闽中人五季时讳??古?者始自长溪赤岸徙台之黄岩子姓累叶义聚蔚为衣冠望族厥后有号酣云翁松泉翁者公会太父太父也皆有隐德而诗礼之习世济其美先大夫凌云先生幼颖敏异常比长从宗老良斋先生游博 六经而尤邃于诗书由乡贡进士今教湖口邑庠学行高古训诲有方迨今士子犹怀念之公承父祖之遗芳绍先世之庆泽克锐志于学自第进士为御史为郡守为按察使为左右布政使以洎今官所至克厥职令闻广誉卓卓脍炙人口噫公果何以至此哉盖公为人端谨而详雅廉勤而公恕嗜学之心孜孜不怠公余燕处卷不息手而动静言默悉循礼节虽造次颠沛亦不苟且故同侪皆自以为不可及若公而人不可谓浙右一代人才也耶予闻人才之生鍾夫山岳英灵之气故昔人谓申甫为嵩岳降神谓三苏夺眉山之秀公台产也台之山有天台赤城之崔嵬秀丽有天姥玉霄之峭拔雄伟公生其间得非是英灵之气之所鍾欤继自今尚冀戒宦成之怠而益务进学修德以扩其才以充其量以坚其负荷使功业之建如甫如申如三苏之炳炳烺烺足以垂休简册而巍然不负一代人才之称斯为台之山岳大有光焉噫公能然盖为天下国家之光矣岂区区有光台之山岳已哉予之望乎公者如此尚加勉之若夫明慎审克以尽今职如易书所云在公能知而能行之矣故弗赘

○赠大司寇大原周公致政

士君子怀抱道艺壮而行老而归归而有贤子孙以继承于后素愿也而鲜克遂之方其仕也或淹散秩或职外服又或居养望之地有负挟焉而不得施及其老也或赋命不齐或罹诬误遭斥逐又或身系国家安危而不敢请迫其归也子孙或溺货利而薄功名或骄奢淫佚而不克娱养欲遂所愿焉竟莫能遂间有遂之此所以为难欤若南京刑部尚书太原周公盖得遂所愿者矣公由乡贡进士擢刑曹主事历郎中侍郎都御史以至今官入仕垂四十年而廉介之操刚大之气果断之才勋名事业卓卓推重当时简在帝心信乎为国之耆老成人也比岁累抗章求退诏弗允去年冬考绩来京得援例归公有丈夫子七人长经以名进士累官翰林侍讲次某领乡荐余业儒书他日造就皆未可量于乎士君子所素愿而鲜克遂之者遂之矣自彼不得遂者视之其歆慕叹羨宜何如耶是深可嘉而可庆也已虽然窃有告焉昔赵康靖公致仕居睢阳犹以忧国爱君为事集谏林一百二十卷以上富郑公虽家居而凡朝廷利害知无不言君子于二公深有取焉盖大臣荷国厚恩当一念不忘乎君故身虽有老壮之异而图报之心则不可以归老而少衰也若夫限于形迹而拘拘自守以脱宦海即园林为乐以绝口不谈时政为高此疏远小臣得休致者然也公大臣宜如是夫公行有日部台诸公卿笃寮案之谊属某为文以赠某与经进同年而辱公知爱甚深故不敢以芜陋辞僭书之庸以为赠公致政序

○岁寒三友图诗序

夫植物之品汇甚繁而至坚贞者莫松竹梅若也当乎三冬祁寒之际天地之气闭塞荣者瘁华者披实者坠娇妖鲜丽者凋零而槁枯极目寰宇生意索然矣惟是三者敷

秀色于繁枝挺清标于茂林发琼葩于老干风镰如割而态度愈壮也冰介如层而节操愈劲也霜刃如削而精神愈厉也故昔人谓其坚贞足以傲岁寒而他植物举不足与之伍乃岁寒三友目之亦可谓善状其实者矣同年仪制郎中临清赵希成平生酷好是三者乃命畫史绘为图以见志大夫士之能言者为之题味以揄扬其义而属予文序之将于公余时览古焉予惟松竹梅之见好于人也尚矣若陶弘景王子猷何水部之三子不惟好之而又形诸诗赋清词丽句傳之天下后世至于今犹可想见其人蓋其好是松竹梅也非在于耳目之娱志意之惑而已实有取乎其德而资之以为己之辅也今希成兼三子之好而好之其亦能志三子之资其德以辅己乎资之何如见松之特立不阿也即惕然恐已有改节操心见竹之孤高不屈也即惕然恐已有隳名检心见梅之贞白不污也即惕然恐已有汨利欲心凡触乎目即无不反求诸己务其己之坚持雅操一松之独立不阿也己之淑慎名检一竹之孤高不屈也己之远绝利欲一梅之贞白不污也夫如是则德益以修名益以着他日所就又安知不亦如松之栋明堂竹之谐音律梅之调鼎鼐乎希成勉诸若徒资之娱耳目适志意以快一时此骚人逸士之好希成宁蹈是哉希成宁蹈是哉

谢文庄公集卷二终

●谢文庄公集卷三

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着曾孙廷杰辑

序类二

送邵君瞻宸使安南序

赠张宪副之任湖广序

送周进士还乡序

杏园重会诗序

萃喜堂诗序

送钱贡士南还序

送王文渊归长汀序

赠娄侍御督学南畿序

赠赵大参之任河南序

赠光禄卿艾君序

赠汪太守之任程蕃序

三李同芳诗序

○送邵君瞻宸使安南序

贵溪邵君瞻宸于予为同省君蚤以三礼领乡书登进士第拜行人司正其学甚充其才甚有为其为人甚端谨在荐绅间卓卓有声称今年圣天子嗣登大宝位诏春官卿择廷臣可使告外国者君寔当选之安南既陞辞有文锦之赐以为身章有宝鞶之赐以

资道费其同寅司副黄君某等壮之各赋诗道行而谒予为序惟 朝廷遣使甚不苟诚以使臣贤否国體轻重系之况今圣天子出震之初诞告多方其事非他事之比安南虽蛮夷而诗书文物颇渐中华风其国非他国之比春官卿能择邵君于众以当是诏可谓得人予职在史官凡 朝廷美事皆当书以揄扬之此奚可辞因告之曰安南我 国家尝郡县之后以其民不吾政之安且其地得失不足为吾损益遂仍其旧而择其贤者主焉以世蕃我中土 朝廷所以德乎安南甚深安南亦知 朝廷之德之者深也珠玑象犀贡献络绎禀正朔守法度不殊内诸侯其王没继立者不得吾封号终不敢自临其臣民其所以尊乎 朝廷甚至是以 朝廷愈不以待蛮夷之道待安南而安南亦知自爱愈不敢外王化而自待以蛮夷今其国王乃我先皇帝所立者也先皇帝时其国王没国乱强豪争立 朝廷如乘其乱命偏师压其境则无今日矣顾俟其自定而册其所当得封者此先皇帝之待安南其德尤厚也彼国王之戴我朝廷宜尤当何如今天子先皇帝长子仁明文武久着中外一登大宝庶政毕新开言路而登俊良却贡献而逐飞走溥天率土在在讴歌奠我皇明万万■〈衤 冀〉不拔之祚端在于此凡诸方岳皆修省震迭思以奋发自效安南其亦能不自弃而咸与维新乎君必有以为 朝廷谢之夫王者无外安南土地吾土地也人民吾人民也其在中土既皆沐浴新化以遂乐育龙编鸢址如独异焉吾圣天子之仁不有未徧哉君必有以为 朝廷谢之

○赠张宪副之任湖广序

今上嗣位之明年因天下官三载之覲命所部同都察院汰去方岳郡邑之不职者凡若干人于是特诏廷臣三品以上各举所知补方岳之缺少司寇廖公乃以监察御史张君良甫应遂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君故直臣大理少卿固嗣子由甲戌进士拜御史于今八年刚方蹇谔视少卿为无愧尝巡历南畿并两浙风裁至今凜然荐绅间望其峻擢也久乃今廖公有是举士论莫不厌服将行同郡仕游在京者相率介秋官员外郎何君惟孝属予作文为赠予惟按察所以振肃一方 朝廷纪纲所系其责任之重较然君练达老成且先少卿未竟于用夫惟练达老成则任是重任也一举措必慎以重务大体之持与少年喜事者殊惟名臣未竟于用所谓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而积久者发必宏异时江以南有称为宪佐而威棱落奸胆直气凌日星以上不负圣明之擢下不负所举者不在君欤不在君欤穹官大爵拾级而跻望君固于是行乎始也敬书以赠之

○送周进士还乡序

元吉周君家闽之长汀邑前乡贡进士守拙先生冢胤也曩先父佐汀郡时予从先生受举子业与君坐卧同几席者三年既又同进业于翰林侍读小山尹先生门者岁余此外虽不得朝夕亲密然亦远不间旬日即又会合也正统己巳春予不幸先父没于国事奉枢西归君明年领福建乡荐又明年不远千数百里来访予于古源书舍自后每赴会试必舣舟南浦胥会数日然后去故与君虽江闽异境亦未始有三年不面也己卯秋予复得从君北上明年予遂侥幸甲科君至今年始得第试政冬官曹往来相好之密复

不减在汀时无何君念尊甫先生垂白在堂无他兄弟承候积思之久因抱微恙遂陈情归宁诏允之予既喜君得归寿先生而展戏彩之欢又不能不致憾于蚤夕失良友之助也行有日汀之仕游京师泊交厚者咸出钱都门外酒半客有言于君者曰朝廷取士类非一途而莫重于进士今君得第进士归即古人所谓衣锦还乡者其乐孰过焉予笑曰噫是乌足以知某哉某而乐是不足以为某矣夫进士固 朝廷所重然所以重之者谓豪杰之士由之进耳彼豪杰以天下为心方其未第天下之责犹不吾任及既得之则夫上而君德之修下而民生之安远而夷狄之御近而邦国之义举天下事无细巨无粗精无乎非所当任是其责岂易易所能尽哉不能尽其责而徒以之炫诸人矜诸己豪杰之士其肯尔也予与君自幼即以豪杰相期待今既得第归吾知升堂戏彩之余心不忘乎天下而益深其涵养大其抱负庶他时躡高跻显功名事业满副昔之所期以下不负所学以上不负天子而予忝交契者亦与有光矣曾以是为乐哉曾以是为乐哉君闻予言矍然起谢曰韪哉君知我深而教我切也予复曰君之归予以天下望君者固如是抑窃愿达吾私焉昔尊甫先生所以教一夔者何如今忝官词垣岂无戾所教者乎为我谢曰幸无金玉其音矣乎六邑之中岂无尝相往返者秋为我谢曰握手之欢不知可复期乎怀材抱德岂无隐不求达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何汨没如是乎又龙山祠宇之建虽先父政化所及而诸耆旧怀德不忘之盛心要亦不可诬也为我谢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乎君欣然应曰是当一一为君达之遂相与引满痛饮而别

○杏园重会诗序

皇上即位之十有三年朝廷肃清夷狄宾服而百司庶事亦用简鲜缙绅士夫得以暇日少遂燕乐之私乃三月一日武库郎中须南杨君宗嗣置酒玄宁观会同年仕于朝者凡三十有 一人目曰杏园重会坐席之序以齿而甲第先后官职崇卑不与也是日天气清明惠风和畅罇罍既陈衣冠骈集谐笑以畅其怀劝酬以尽其情伶人歌舞以助其欢酒半修撰郑瑶夫首为七言诗二律以纪述其事于是在席诸君皆倚韵和之明日宗嗣书各所作属予言序之用垂久远予惟自古名贤达士因时抚景未尝不宴会以肆其乐形诸言以纪其实昌黎韩子所谓饮酒而乐所以宣其和感其志而成其文者是已然邈自往古以迄于今其为文字宴会者不可胜纪求其彰彰闻当时名后世者惟兰亭真率数宴盖兰亭以有右军真率以有富欧诸公故也然则诸君欲为斯会远图可不思所勉树功德而徒侈诸诗文可乎抑予于是因有感焉昔在庚辰同与廷对入仕者一百有五十距今十八年而与兹宴者才三十人中间或职南畿或迁外服或以故去官遭贬黜与寿年不永者已五之四人生聚散不常升沉罔测如此苟不乘时勉修职业以建立事功不重虚此生哉书曰诗言志历观诸君之诗皆泐泐乎治世之音而忠君爱国之心友朋规勉之谊蔼然溢于言表继今以往尚期各随所任而夙夜匪懈以弼成圣天子亿万年雍熙之化使职业之修功烈之着炳炳烺烺光映简册斯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而无忝今日之会其或静言庸违与世之碌碌者无异则奚足道哉三十人襄阳艾天锡仁

和郑瑶夫某某

○萃喜堂诗序

成化甲午秋予奉命主考南畿乡试得解元王鏊济之文光明雄隽心固异之比宴鹿鸣察其言貌温雅醇确而动合礼度意其必有得于家庭之训者乃进而问之盖其父静乐君有才有德之士也由大学生尹襄之光化邑济之自幼侍膝下其所以成是学行者有以哉明年济之魁文闱廷试赐进士及第入翰林为编修又明年君以子既登庸恳乞致政归于洞庭山之阳构亭曰得月日与衣冠故旧觞咏其间此静乐之号所由名也今年春济之三载秩满朝廷赐敕褒封君如其官母蔡氏为孺人时君偕孺人寿俱六十母夫人八十又五尚康宁无恙七月十日君降诞之辰而孺人则五月二十八日也济之请于朝得归奉寿觞行有日乡之缙绅士夫谓君之可喜者不一而足乃分为八题曰鄮阳归政曰林屋养高曰紫诏封曰彩衣归省曰背援重翠曰庭桂交芳曰花甲初周曰华堂齐寿而总颜其堂曰萃喜各为诗歌以揄扬其盛济之虚卷首而谒文序之予惟士君子幼而学壮而行老而得致政以养高林泉幸矣况望有贤子孙登高科跻膺仕以继承于后乎得有贤子孙继承于后幸矣况望夫妇偕老而亲覩朝廷褒封之恩乎得受褒封之恩幸矣况望有踰八望九之老母康强在堂登金步玉之贤子归自阙下以介寿乎凡此数者人有一焉已足喜矣君乃今并有焉是宜诸君子分八题以咏之揭萃喜以美之也呜呼君既萃是众喜于身则日用之间自无往而不乐由是心安而体舒气和而祥应寿年之永将由兹而古稀而耄耋而期颐上寿也不可必夫抑予闻之留有余不尽之福以遗子孙若君之才德宜大显用于时顾仅止此则其所留者多矣而济之年方富德方进他日名位诸所造讵可量哉吾用是知君洎孺人将目覩龙章凤诰之便蕃褒封而其喜又有大于今日矣姑书此以引羣玉君名琬字朝用静乐其别号云

○送钱贡士南还序

我朝之取士养以学校进以科目又虑其科目有不利也于是有岁贡之典焉今年四月十有三日礼部引见天下取贡士总若干人天子命翰林儒臣试之 奉天门下予时职考校阅所试之文其间戾章旨踰绳墨者固多然亦有笔锋雄健如鸷鸟腾空者有文势奔放如轻舟出峡而翼以顺风者有但流通其大义而不屑屑者有剖析义理如烛照数计而不少失者予因叹曰嗟乎即其言而求其人若此者不谓之豪杰士哉何乃见遗于科目也将有司者之不公乎抑有司者之不明乎诸士子之命有未通乎抑天下豪杰众多如良骥之健乎冀北美珠之纷乎浦南今固不能徧择而徧取乎不然何如是之落落也向使朝廷不有岁贡之制则若而人将皆老芹宫黉舍而不得一见天子道德之光华矣岂不深可慨乎吾于是益有以知 国家岁贡之制诚足以补科目之不及而为万世取士之良法也士君子之进身或以科或以贡又何庸致欣戚于其间哉于是取其文之如前所云者不数十人悉寘前列而镇江钱珙与焉珙既得隽故事终业监学未几循例归宁其从兄长沙太守户科给事中某求予文送行且以为勉予告之曰 朝廷设

为科贡之名虽殊期在得人之意则一故君子惟求尽其已在己者而已而在外者不足恤也使在己者学果充欤才果优欤虽不得遂其所欲而有识者自将易观以待苟在己者学无可称才无可取虽侥幸遂所愿欲而有识者自将鄙而薄之亦岂肯以待学之充才之优者视之哉某虽不能悉某之为为人然其试既得第前列学充而才优也的矣向之来贡也既已得覩乎宗庙朝廷之大衣冠文物之盛大学礼貌之严兹之归也尚益加切磋琢磨使其学之充者益充才之贍者益贍异时京闈之捷犹可奏也拙前信后理之必然者吾用是知科目岂终能为子遗哉科目岂终能为子遗哉某尚勉诸

○送王文渊归长汀序

王君淮文渊家闽之长汀先大夫领永乐丁酉乡荐累官山右左布政使所至政声落落响人耳先父官汀郡时每为人语汀之诸缙绅有声者必首及布政公云文渊幼承庭训比长曳蓝皂郡庠究礼经甚习去年秋歌鹿鸣来会试春闈登乙榜第恳辞终业大学无何循例归宁汀之仕游京师者征予文以赠文渊之会试也予亦滥竽校文之末时考礼记经则侍读刘佑之先生也故事取中正榜外每经复遴选三卷可颉颃正榜者存之以补遗阙名曰修卷比剥封刘先生所存三卷其一则文渊也予闻其名亟取而读之词典贍而理亦明粹经义论语尤佳第以南卷数盈法不得取予执卷与刘先生惜其奇于命者久之及予出院文渊来谒语及之文渊怡然无纤芥见诸颜面徐徐曰此淮学问之未至耳何命之足尤耶予喟然曰今之人于甲第乎一不意遂即忿忿之心生甚则大言于人曰某劣于我也某等于我也然皆得第而我独不与岂非主司之不明哉岂非主司之不公哉有能归之命者鲜矣况望其能一责诸己哉若文渊者其志趣识见可谓蝉蜕流俗万万矣不可嘉尚也哉兹是之归吾知其必求静室远尘嚣博观古圣贤书省察体验以扩其心胷以端其趋向以砥砺其名节如古之志士下帷而不窥园闭户而屏俗客则自今抵家以迄重来之期殆余千日矧古人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耶来科南宫取士褒然居首列隆隆而有声者未必非文渊其人也文渊其勉之

○赠娄侍御督学南畿序

监察御史广信娄君谦克让比用天官卿推选奉敕往督南畿学政命下之日缙绅士夫莫不曰宜乌虜克让果何以得此于人哉盖克让以明经登进士第其为人端谨廉介一言一行不肯少有苟且而文学之名又落落响人耳故其膺是命而舆论即为之翕然也克让行有日乡之仕于朝者相率为诗歌以赠谒予文弁诸首予惟朝廷建学无非欲造就人才以资任用其才之云岂直工文词必其蹈仁义履忠信而才行兼全斯可尚也考诸唐虞三代可见已粤自成周乡举里选之法废后世科目类以文章取士故学校中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率以是为务非夫大豪杰之士则于德漫不知修故今天下非不能淬文锋砺词锷之患所患者德行未修耳南畿古扬州域多士之称肇自往昔然其间曳蓝皂者岂能尽以豪杰自期而立心制行不愧予前所云昔卢杨王骆四子当时皆负文学名裴行俭谓其器识不足不能远到后卒如其言克让往操进退鼓舞

人才之任其毋以是四子待南畿士哉克让予会试所取士也论人才不专于文而必本之行乃其素志予因序诗故申其说以告之少寓惓惓爱助之意云

○赠赵大参之任河南序

仪制郎中赵希成顷用吏部推选升河南布政司右参政行有日礼部四司旧同寅相率谒予文以赠希成与予同登进士第历官主事员外郎中凡二十有二年盖老成忠厚人物也去年秋予以菲才叨自翰林出佐礼部予之齿虽差有一日之长而希成髭鬓已无一二茎黑者故予每堂见希成心辄为之不安然局于礼法无如之何兹闻其荣擢甚为之喜文以赠行又奚宜辞窃惟忠厚近迂阔老成若迟钝自古圣王用人终不以新进才办易此者良以新进才办之人博其艺能炫其智术矜其夸诈自谓人莫己若一时所为虽足以投时好取美官而沽虚名然其德性之欠涵养操履之未坚固阅历思虑之未广阔详审安能保其事皆尽善而果有利益人家国也哉若夫老成忠厚之士其涵养也深其德性也坚其阅历世故也多其思虑防范也周密而详慎若人也用之庙堂则天下之人阴受其福置之方岳则一方之人均被其惠此自古圣王用人所以终不以彼而易此也希成之在仪制其纯谨之德详贍之才廉介之操卓卓有闻于时自大宗伯而下皆器重之故其久淹郎署也则人莫不为之悒悒及其荣迁方岳也即人莫不以为宜焉然则若希成不信矣乎老成忠厚人物也耶兹是之擢圣君贤宰意固有在矣噫宣九重之德泽作一方之霖雨用不负 朝廷超迁委任之重希成尚加勉诸予拭目以俟

○赠光禄卿艾君序

襄阳天下之要区也南极湖湘北控关洛东连汉沔西彻梁羊山川秀气鍾而为人类多瑰伟豪隽之士其处也修名而砥行其出也迈烈而垂休夫岂偶然之故哉 国朝光岳之气既完而诗书礼乐之所渐染作兴者又至是以人才彬彬辈出而其间表表伟伟足以匹休前闻者又累有而人若今光禄寺卿艾君天锡其一也欤君襄阳宦族彦以明经与予同登庚辰进士拜监察御史其为人魁梧杰特遇事果于有为而克风纪之持尝奉命按巡浙江山西锄强暴植善良扬清激浊风裁至今凛然既而用天官卿推选擢光禄少卿撙节财费划剔宿弊烨然有声于时比者正卿员缺诏特补君于是诸同年谒予文以贺予惟士君子鍾山川清淑之气而怀抱才艺于身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无所往而不恢恢乎有余地者譬诸水之停潴积??蓄汪洋弥漫一旦决而发之冲衍奔放一泻千里其势自有不可得而御者君已为御史为少卿皆卓著声称如此兹往宅正卿自易易无难矣何者少卿光禄佐职虽有负挟犹制于正未必能竟厥施今为正事靡巨细粗精皆在乎掌握所患不为耳方今圣天子以仁育万方节用爱人德意甚厚光禄所司者天下之财赋君其益体上之心而尽絜矩理财之道以充国用以苏民困使职益以称名益以着崇阶峻秩益以迁擢而与襄阳之山川益增光出色此固同年求文致贺之深意也君尚■〈日上〈耳力〉下〉诸

○赠汪太守之任程蕃序

成化二十年乙巳夏六月皇上用天官卿推选擢兵科给事中内江汪藻文洁为贵州程蕃府知府其同年尝同为庶吉士者各为诗歌以赠行来求序于予维昔成化戊戌春内阁大臣泊天官卿奉诏拔二甲三甲进士人物俊伟学问优长者二十有八人改庶吉士入翰林俾尽读中秘书以益充扩其问学涵养其德性增广其才识用备他日缓急委任盖精选也时予待罪翰林学士偕今詹事兼学士钱塘玉惟臣先生同被旨总教事二十八人而文洁其一也其器宇轩昂言论侃直为文雄浑瑰奇褻然类其为人予深喜之越三载圣天子以作养有成分授庶官而文洁拜兵科给事中糾论时政无所顾避人多称之三载绩最荷玺书赠封其父母无何遂擢今職命下之日众往贺之客有远其地鄙其民而为之■〈角央〉望者文洁顾而笑曰古人谓士不择地而安之之谓忠方今四海一家纪极南北如适东西户然程蕃贵州附郡何远之有古人有信孚豚鱼德驯雉兔者程蕃之民习俗虽异而秉彝之心则同何鄙之有矧老母在堂今年七十有一藻违远膝下几十载矣亟欲谒告归宁局于例而不敢欲因公务省视又无一事可假行者瞻彼白云中心怏怏至废寝食者亦累矣今之任得取便归奉寿觞虽获连城照乘之珍何足以喻予心之悦悻哉故藻自拜命以来夙夜惟以德信不古人若而不足以化远人有辜圣天子擢任之意是惧矧敢远其地鄙其民而有毫发■〈角央〉望之心哉予闻而击节叹曰若吾文洁其识见不卓卓乎贤于人也耶曩予与之道世事见其论议每如此心固窃赏之第以平居谈论有余一旦临小利害辄变所云云者比比是未敢轻许之也耳其今日所言如此非识见卓卓然而漠不以利害动中者不能也不信乎其贤于人也耶兹往程蕃吾知其必能惇其信以结民心推其德以化民俗于程蕃之治也何有噫成龚遂渤海之化来增秩赠金之荣子拭目以俟因序诗故并及之为他日张本云

○三李同芳诗序

去剑江邑治一舍许有地曰花墙繇唐宋迄今垂七八百载而李氏世家焉李之先有封司空而庙食者有叔侄并七岁能文十五登高第者有官至国子司业而著书立言者荐绅簪笏先后蝉联为一邑衣冠旧族首称入 国朝有曰能敬者号栢窓隐居乐道铿然以诗鸣厥孙叔毅叔兰世之其声韵益振为人所称诗各若干什厥媿契太仆少卿黄君某见而羨之为题其集曰三李同芳间属予言序诸首简予惟言之精华曰文而诗又文之精华者自风雅颂下至而为骚为赋为五七言至唐律诗极矣然诗岂易作哉必夫人之克养其根而涖其实润其膏而希其光如韩子所云而后可不然第修飾其词铿锵其声以模写物象流连光景而不足以兴焉观焉羣焉怨焉厚人伦焉美风俗焉诗云乎哉然则诗之作信乎其不易矣昔唐取士以诗故诗莫盛于唐然其时外李杜诸君子以是名者仅仅数人而其诗之可传者仅仅数十篇今李氏一门若祖若孙先后挺出而皆有声于诗如此且连篇累牍之富如此可谓难得而信如太仆君之所嘉羨矣目以同芳奚过欤抑叔兰作宰无锡有抱负有设施他日事功之建未易涯涘盖又不特声诸诗而且达诸政也予所望于叔兰者徒诗耶徒诗耶因序也并及之

谢文庄公集卷三终

●谢文庄公集卷四

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着曾孙廷杰辑

记类

榆林儒学尊经阁记

南昌府进士题名记

太学记

重修滕王阁记

重修新建县儒学记

魏县重修县治记

观澜书院记

○榆林儒学尊经阁记

榆林地临西北极边关陝巨镇也朝廷尝宿重兵守御之成化壬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公子俊奉命巡抚其地安内攘外曲尽其宜狄人畏服边境久宁于是念行伍中子弟多秀俊者讲武暇使之读儒书益知尊君死长之义为经久良策乃疏请建学如内郡上从之遂相城之西北隅得隙地一区方正亢爽拟建学于其上经营规画具有成式优选俊秀子弟百余人充生员聘举人纪温司教事工未及兴而公改巡抚陝西以去左僉都御史丁君川往代之乃偕镇守太监张君遐总戎署都督同知许君宁图终厥事伐材鳩工创学舍文庙如制复以余贲即明伦堂后为阁凡高深广若干经始某岁某月某日月朔再易落成扁曰尊经今巡抚副都御史杨公浩走书征予文记之予因述所以名阁之意诏其诸士子曰若知所以名阁意乎夫阁之所藏若传若史诸子百家不但乎经也而合之曰尊经者昭所重也盖六经所载皆帝王致治之大纲大法与夫言行心术之微本之修身而身修本之齐家而家齐本之治国而国治本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固非若他书所纪或制度文为之末或古今事变之迹纵索之博而考之详亦不过足以资多闻富识见者故有益于身心家国天下而为士君子尤所当先致力者宜莫如六经此阁之名所以有取也然经之所以重记问云乎哉在能身体而力行之也国朝科目以经术取士故士之有志进取者非不明经也迹其所行能不与经背驰者几希即兼通六经亦不过口耳记诵之末耳虽多亦奚为哉诸士子逢此升平得以游歌庠序而涵泳乎圣经要必持其毋自慢之心坚其必自得之志言焉而经行焉而经处则资之以善身出则资之以济世死生以之患难以之夫如是斯无愧乎明经之名而于是阁之建为不虚云

○南昌府进士题名记

南昌江右首郡地灵人杰称自往昔矧荷 国朝列圣涵濡化育之久而文献益盛于前故士之挟经术登进士者背项相望属者钦差镇守太监刘君洎侍御熊君■〈日拆〉相继按治江右偕二司诸君议曰南昌诸进士虽已题名太学石矣然乡郡后进多

未之见无以起其仰止之心乃求一郡八邑自洪武开科以迄于今凡若干科进若干人悉刻其姓名于石且虚其下以俟来者石立于南昌郡庠明伦堂之东序于是右方伯予同年陈君文耀谓不可无文以垂不朽乃介二守夏继先征记于予窃惟 朝廷取士类非一途而莫重于进士故士君子之所以自期与凡所以期望人者亦莫重于进士盖 朝廷简民间俊秀育之学宫三年大比所司合郡邑所育之士三试之而务严审焉拔其尤者恒廿之一贡诸礼部明年春礼部合诸藩司所贡之士又三试之而加严审焉拔其尤者亦二十之一名闻天子临轩亲策之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赐恩荣宴于礼部命股肱大臣主其席明日 赐状元银带朝服冠履及诸进士宝镪又明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上御正殿受之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故事公侯伯袭爵上表上受之亦第于 奉天门惟受诸进士谢表则御正殿盖崇重之意也夫上之人所以崇重进士如此士之得策名进士者其所以自待当何如哉今兹刻石乡郡后进观之者固将询名责实历指而称之曰某忧国忘家者某惠泽及民者某洁己不污者某光月俊伟建立事功磊磊落落足以匹休古人者于是相与低徊羡慕以为吾南昌先进人物而思有以继美之其不然者则人指其名而诋之曰某依阿保禄位者某蠹政殃民者某昏墨纵恣以取败者某阴邪险谲而为清议所不容者于是相与讥诽诮骂谓是亦出自科目以为吾南昌之玷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凡登名兹石者尚亦知所惧矣夫尚亦知所勉矣夫

○太学记

昔我太宗皇帝欲以文德绥太平尝谓教化之原贤士所关故于徙都燕京之初即建太学于城北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周以大道缭以垣墙而凡圣庙之规模六馆之制度与夫内外上舍之数生师庖廩之次咸仿南畿之旧而宏丽敞豁迄今殆百年天子得享文明之盛厥惟自哉乃者皇上在位之十四年励精图治尤以文教得人为心大惧 国学圯坏而人才随以放失乃 廷敕有司若曰太学教育之自也岁久不修朕深以废旧为惧尔工部其具木石兵部其量兵夫制度规模咸无改其初尔内臣某其董葺之于是羣所司承命惟谨以是岁三月壬申起事以六月己未告成史馆小臣一夔僭记其事于石窃惟三代之学与国运相始终考诸经可见也自兹以下若汉明帝唐太宗诸君有志于学校矣然皆一再传而遂废惟我国朝太宗皇帝创之于前今皇帝修之于后其所以振作文风丕养士类千载一日尔诸士子幸际于鸢飞鱼跃之下尚当思祖宗所以创造之勤朝廷作养之心重自刮劓于以挽斯文于三代陋政教于汉唐可也若乃随群而居逐队而游幸窃禄为已谋非独为太学之羞抑亦为国家之忧谨记

○重修滕王阁记

滕王阁故临江渚岁久圯废遗址沦诸江流景泰间巡抚佥都御史韩公永熙即其东岸构危楼取韩昌黎记语扁曰西江第一楼无何复圯成化乙酉少司空莆易翁公世资出为江西左布政使见而慨之锐意以作新为已任而三司诸僚案亦相与协心赞成

焉其规模益大盖易旧制为阁高四寻广倍之深踰于高寻有二尺四周缭以回廊人于是复称之曰滕王阁而公亦乐从人言无所改云阁前构堂高广半之堂左右庖湑之所咸备阁后复创观宇以居习老子教之醇谨者数人俾供洒扫役工甫讫功而公奉敕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滨行巡按御史闵君珪泊三司诸君饯饮于阁酒半金作而请曰昔唐阁都督王御史中丞宴宾从于此而王勃韩愈实为之序记迨今传诵赫赫若前日事公新是阁未几而膺是宠擢珪等又得饮饯于此亦一时盛事也无文记之不可闵君遂属予为记时予方促装还朝未有以复也比者三司诸君复走书申前请予以滕王阁之瑰伟壮丽天下共闻而其景物观游之美在昔三王韩子以泊我朝诸名公撰述详矣一夔复何容喙辞益坚而其请益至乃为之言曰古人建国必筑台以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阁之建即其遗意也岂真夸崇高侈富丽为宴乐计哉诸君政治之暇相与登临此阁凭高望远而湖山数千里地宛在目睫间能不悠然而动遐思如曰圣天子高位重禄以宠吾侪今日大江以西宜民之利宁无未兴者乎而其蠹民之弊宁无未剔者乎学政宁无未举者乎风俗宁无未美者乎狱讼宁无未清而奸贪宁无未戢者乎饥寒疾苦宁无未周鰥寡孤独以及闾里行伍愁叹之声宁无未苏息者乎于是归而同寅協恭益思所以处之则是阁之登实足以发舒诸君之精神而兴起其忧国忧民之美意虽数宴游其间非过也乃若畧政务以侈观借壶觞以餽喜惟务已乐遑恤民忧诸君必有大不屑于是者翁公所以重建阁之意其在是乎其在是乎阁建于成化四年五月讫工于是年十月公之擢在讫工之明年六月也

○重修新建县儒学记

新建县学在县治东南岁久废圯前巡按御史俞君尽沃君頵泊宪长陈君炜等相继作兴其大成殿两庑戟门棂星门泮池及明伦堂两斋次第构治而未底完美且学故址浅隘贮赐书之楼密迳堂后师生之舍杂处今巡按御史?君正行学周览慨叹以为非所宜然乃锐意开拓增修于是 钦差镇守太监刘公巡视侍郎金公泊藩臬二司咸協心营度节费积赢于学后市地筑卑平洼高爽与学基等迁楼于其上楼前翊以厢房楼后列校官长二廡舍堂左右作屋若干楹以达两斋使诸生便于升讲泮池北建泮宫坊学东西峙两坊牌东曰储贤西曰育英其诸饌堂卑陋者新之号房弗给者增之庾库泡湑之所欹腐者易之垣墙頽塌者筑之街衢凹凸者平之其为材也必良砖甃也必坚石础也必固檐角翬飞圻幔炳焕自是妥事有仪肄业有所供亿有备基址深邃而方正规模恢廓而雄伟视旧殆什伯焉知府张侯翥谓是役不可无文以昭示久远乃嘱教谕翁端训导黄万硕具事之颠末走书征记于予拜手稽首言曰 朝廷之设学校无非欲造就人才以备其才之云岂直工文词其必有以明乎圣人之道而德行之足称也已盖圣人之道本诸心而着于书若易书诗春秋礼记学庸语孟诸书皆圣道之所由寓也本之修身而身修本之齐家而家齐本之治国而国治本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书之功用其大如此今之学者非不读也然不过夸记问之富文词之工以捷科目媒利禄而已迹

其所行能不??炙盥乎圣人之道者几希而人也文如班马亦艺焉耳于身于家于国于天下也了无所益求才而得是人焉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为国者忧李旻江之训具在吾党士子游歌于斯者无宁蹈是哉夫读其书必思明其道使蕴之于身心则粹然德行之可嘉发之于文章则仁义之言藹如由是出膺世用上而黼黻皇猷以泽天下次而修政立事以惠一方又次而谈道艺以淑后进随所任大小以竭其力着其效设有不幸亦当仗节死义以植纲常为世道重夫如是斯足以称人才之名而不负 朝廷建学之盛心与诸君今日修学之美意矣敢以是为诸士子告亦因以自励焉

○魏县重修县治记

魏大名壮邑也邑治故临洹水 国初改建五姓店岁久頽圯成化七年贺侯霜以己丑进士来令是邑丞簿而下咸请彻新之侯曰岂惟是哉仓廩之倾废驿传之陋隘城垣之阙钟鼓楼是皆所当急者顾岁歉民艰工役一兴民不胜惫矧予视篆之初政化未洽于人而遽兴是役民其谓予何念曰然明年旱涝尤甚侯朝夕焦劳赈恤不遑他务比三载政通人和时稔岁登于是撙节百费及捐俸金以倡寮案及邑之义民得钱若干缙鸠工市材先仓廩次驿传次城楼不半载工咸讫功乃以余资构公堂扁曰牧爱堂之右为幕厅堂之前立戒石堂之后复创退思堂左右建廊屋为庖库所县治焕然一新经始于成化某年某月某日落成于是年某月某日毕工而侯用吏部推选擢理刑都察院介行老穉遮道至拥车不能行久之乃留君靴悬之县门以系思于是县丞白玉辈谓侯之政足以得民心而是创构不可无文以垂不朽乃走书介邑人都水郎中刘廷臣求予记刻之石予惟令长一邑之政利所当兴弊所当革废坠所当修举无非其所当为第施措之间贵不失缓急之序耳今之为令者或才力所限往往置一切倾废于度外而不敢为其力足以修废坠者则又务极奢靡以侈观而于民隐畧不加恤是二人者之所失虽有大小之殊其不能尽子民之道而有愧于厥职则一也贺侯之令魏也方民之厄于水旱也则孜孜拯恤使免冻馁转徙之苦及民之获休息也则举诸废坠而次第创修之是可谓知缓急之序而施措之不失其先后者矣此其所以政成名立启民心去后之思而膺是 内台宠擢之命非幸也宜也后之居此者尚当思侯创修之功而时葺之思侯名堂之义而绎思之以益尽父母斯民之道庶几乎不隳前功而魏之民将蒙庆泽于无穷矣失

○观澜书院记

去漳城东一舍许实龙溪县之十一都故有平林书院宋季乡儒蔡南溪所创也书院前建 先圣孔子庙貌乡之业儒术者朔望集拜庠下为文会岁久渐废 国朝洪武乙巳监察御史庐陵陈公仲述按巡至漳乡人郑君深道时为宁波教授家居白之公躬诣其所为之相度鼎建作文以纪其实岁乙卯 诏革淫祠郑君复白于郡邑迁乡之南城其地形再倍平林易书院扁曰观澜增塑四配侍坐像及文公朱子像于其侧每岁春秋仲月次丁日乡之仕而致政及耆儒韦布之士行释菜礼毕即书院饮馐仿乡饮礼讲读律诰经书使人知所畏慕诚一乡盛事也比苦风雨势就頽圯深道之孙潜远以诗书

训于乡者见之惻然累以为言有司力屈于所政而不暇顾此遂谋乡社里儒十数人各捐俸资欲为兴废举则以费侈力绵莫敢轻议已而宪副广右冯君士彦行郡抵漳时户部主事林晋卿守制于家喜冯君进同年乃俾潜远率众往白其事君慨然措置白金五十两檄江东驿丞钱偕潜远辈鸠工伐材彻其旧而新之首为正祠三间畧仿文庙之制高二丈有奇深广三丈有六尺祠前为左右从廊廊前为门屋亦三间高深视祠杀三之一外有绰楔漳卫指挥同知汪斌复立华表石柱及碑石以相之凡此皆仍旧贯而规模广大则视昔不侔矣书院在祠之东塑文公像于其中前为屋三间有司岁徭一人以供洒扫经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落成于某年某月某日工既讫功潜远等以书院既废复兴乃具本末贻书晋卿求予文刻之石以诏后学予惟圣人之道本于心而着于书学之者要当博问强记自伦理之大以至于事物之微皆精察力行本之以修身推之以齐家以治国以平天下斯为善读书者今之人口非不咕哔也然迹其身之所行能不??炙盥者几希则所读者诚所谓圣贤之糟粕耳予诸生游歌于是尚当深戒乎此务使口所读者无不体之于身穷达以之死生以之吉凶祸福以之斯于良监司泊诸先辈创复书院之心为无负也其或假是为科第计为利禄谋而于身于国于天下汉无所益大非予之所望于子诸生也尚慎勉诸

谢文庄公集卷四终

●谢文庄公集卷五

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着曾孙廷杰辑

杂着

题同年翰墨

题尹氏易解文集序

跋中正堂卷

跋万坊十景诗

尹氏三子字说

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程公传

赠大理寺丞鍾公同遗像赞

侍讲学士李先生遗像赞

○题同年翰墨

右手束五十二幅皆同年诸君寄文选郎中天台黄世显者也契阔之怀颂祷之忱规勉期望之意藹然溢于词翰世显汇次成卷间持示予求题予受而读之作者凡四十人皆列官中外其间有以文学鸣者有以政事称者有以廉正闻者有刚介特立而守法不阿者有卓犖不羈可任大事者有德量渊弘为时所重者其为人皆信哉一时之豪俊也予尝忆昔英宗睿皇帝临御之四年岁在庚辰廷试进士一百五十有四人而一夔忝与首选迄今二十年具官词垣未能少竭涓埃之报而■〈日拆〉湖之龙去已远此所

以朝夕感愧而寝食不安者也今幸诸君向用于时而金克蜚英腾茂如此将使后之人称是科最为得人如唐昌黎子所云则予不亦与有光欤世显公余时一展玩其亦有槩于心也夫其亦有槩于心也夫

○题尹氏易解文集序

右宋尹莘老进可二先生易解文集序各一通胡忠简文信国二公所撰也莘老取进士四十年而官止吴兴倅进可教授其徒多跻膺仕乃独老于咕哔故二公序深致意于是且一则称之曰不怨天尤人君子人乎哉一则称之曰博故之君子也夫二公忠节冠古今于世人未尝轻许可顾于二先生极口称许之如此则其贤不待观诸著述可知矣先生裔孙监察御史性之出示求题惟昔杞宋文献不足而夏商帝王之盛犹无征于后矧世之故家大族乎今观二公序文之所称述则尹之文献信乎其足征也已故为书数语归之尹氏子孙其世守之唯谨

○跋中正堂卷

中正堂者吾长兄贵端别号也右诗文若干篇什则先君子仕汀郡时为之求之者也兄先伯明窻八隐翁主器先先君子二年生今七十有七一夔闻之诸父兄先君子髫龄时与兄力家务心同志合分虽叔侄而情实不同胞异也兄为人慷慨有胆畧工吟咏善谭论其所存处务求合乎中正之道而不偏倚之狗用是人咸以中正先生目之而不名兄遂因之以自号云一夔恒记年弱冠先君子为兄作是中正堂卷凡知名士有至汀者辄具小简俾持走谒题咏迄今近二纪矣不幸先君子捐馆舍亦十五六年矣呜呼痛哉乃庚辰春一夔荷先人余庆忝魁黄甲具官翰林兄增卷首纸二幅卷尾纸一幅走书语一夔曰 朝廷人才之丛聚文章之渊藪固非汀郡遐陬僻壤者比愿求有以续之而卷末则欲一夔亦有所记述一夔抚卷慨先君子手泽犹存泫然泪下及展玩诸君子之作读不数行想念先君子昔日笔筒授一夔与夫侍膝下目覩披阅收裹往事宛然若先君子在眉睫间中心痛楚忽不自觉涕泪之迸流而不能已已也每一展玩辄哀痛如是虽欲读诸君子之作且呜咽不能成句矧又能匠鄙意而有所记述乎以故因循至今凡三易寒暑竟不能成一字以复致厖教帖至于再至于三乃不获已求诸学士先生及二三僚契佳什书于卷首所增之纸而一夔谨跋之卷末用记岁月若夫中正之义与夫持守之功则诸作论议题咏已详而吾兄知而行之稔矣一夔晚生末学又奚庸赘为

○跋万坊十景诗

右万坊十景诗一帙乃缙绅士夫为怀庆节推万君邦泰作也君世家吾新邑万坊其所居地名也环万坊前后左右多佳山水可以游可以牧可以寻芳拾翠可以登高望远可以挹清风招明月畅适乎襟怀荡涤乎尘垢君家食时当好天良日读书少暇辄偕一二知己逍遥徜徉于其间穷日而不知归其心盖甚乐乎是也既而君领乡荐登大学拜今官跋涉仕途者余一纪矣南望故乡之山林泉石思一憩游于其间有不可得乃即其景之胜者析而为十征诸君子诗以揄扬之公退展玩讽诵恍然十景之丛列目前而

忽不觉身之羈宦数千里外也属者君以九载秩满来 京间出示予请言以跋之予览既喟然叹曰景不自胜因人而胜古有是言也予家去万坊财三舍许万坊山水之胜岂至今日始然前此予犹无所闻乃今诸朝绅以君故亦得闻而咏歌之古人之言不信然乎哉抑予于是又有感焉士君子怀抱才器或隐遁于遐荒或沉鬱于下位含光匿彩人孰得而知之一旦受荐扬于知己由是陟华践要得以发扬乎事业建立乎功庸使海内之士莫不慕芳名而仰余光者何以异于是因并及之

○尹氏三子字说

楚雄太守吉水尹君嗣昭间过予言某三子直明戒先侍读府君尝字直曰无隐明曰无疑戒曰无将顾其义久未有发之者先生三子执丈也幸重有以教之俾朝夕顾諟以求归诸君子以无忝祖训予昔受业侍读先生与太守君交莫逆义不容以芜陋辞乃为之言曰人惟不直斯矫饬掩护惟恐人知之是故有隐如直矣则所存所发正大光明自无毫发不可举以示人者奚隐为人惟不明斯理欲杂是非混是故有疑如明矣则理也自是欲也自非方寸间无纤芥之可眩惑奚疑为人惟不戒斯微以渐着小以渐大是故有将如戒矣则凡私情妄念乍萌焉即潜遏之奚将为先生所以制字而责望于三子者意盖如此然直固无隐而岂贸贸焉所谓径情直行无所顾虑哉要必惟理之顺绝无私曲可也直乎其益致所以存养省察使心胸洞无私曲矣乎明固无疑而岂察察焉若所谓窥见渊鱼哉要必究物理于毫厘审事几于杪忽可也明乎其益致所以切磋琢磨使心胸莹无扞格矣乎人之当戒固在无将也而岂懵懵焉卤莽灭裂者所能哉要必密其心细其功焉可也戒乎其益致所以防微杜渐使心胸荡无榛棘矣乎凡此非予之私言实圣贤之明训先生训字之深意也抑予于是又有感焉曩予见先生之诲来学必先勉之以立心制行而后文艺焉及今观其字三子者何莫非是噫先生所以训弟子所以训子孙固无异道矣哉昔郢相贻书燕相误书举烛二字燕相推其说犹足以治国予于三子字义先生深意虽不能悉要之不至如郢书之误也三子脱能三复于是而思尽其意则所以无忝祖训所以得归君子不在是哉不在是哉三子勉之作三子字说

○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程公传

程之先系出高阳重黎周有伯符者食采于程因邑为氏东晋时元谭守新安有惠政秩满当代民遮道留遂卜筑焉元谭十三传至灵洗仕陈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士人庙祀之忠壮二十二子散处徽之诸邑蔚为巨族五世孙有大办者北徙中山博野至宋太师简公琳其族益大当南渡时复还居徽之休宁公即简之裔高祖文贵仕元为内正司赞仪署提领曾祖社侍仪司承奉班都知祖吉辅 国朝洪武初赐号耆宿考社寿赠亚中大夫太仆寺卿公讳晟字士明性朗决器宏邃孝友谦谨根于天性童穉时亚中君坐累谪戍沁州公即母夫人汪氏随行比徙卫辉再徙河间艰俭备尝而服劳无倦既定居河间乃极力营家务凡所以事二亲者孝养兼至大得其欢心汪夫人遭奇疾公悴外棘中调药食必亲夜则稽顙北辰祈以身代者二十载如一日汪夫人一旦疾瘳人咸

以为孝感所致弟一人昱公待之极友爱凡产业膏腴便利者惟所欲辄?之昱卒抚教婚嫁其孤子女无异己出人有急赴之随力所及悉心赈助虽数不厌一切患害漠不以介于怀故正人君子皆重其为人而乐与之交尝以事之京师途遇二人与之偕比近城二人者忽顾而谓曰我等本盗也连日侦公言动皆长者故弗忍肆害语既别去其素行足感动人者类如此公长子信生有伟质公尝指以语所亲曰吾家本江南仕族今不幸播迁至此昌吾宗者其在兹胤乎因遣曳蓝皂邑庠旦暮躬督责之弗姑息狗信亦克自奋励领正统壬戌进士第擢吏科给事中公每遗书勉其清慎而时鬻园产以助不给卒年五十又七信历吏科左给事中迁山东四川参政入为太仆寺卿转金都御史升刑部右侍郎进兵部尚书兼大理公以信贵累赠资政大夫兼两秩如其子次佑累军功官浑卫中屯指挥僉事孙男五长敏政领天顺壬午京闈书经魁登成化丙戌进士及第官翰林编修侍讲升左春坊左谕德次敏德敏行敏中皆儒雅克世其业 赞曰汉万石君奋见称于史者特驯行孝谨耳未尝有他文学异能公之素行实迈之然万石君寿跻耄耄而贵为九卿公固不得沾一命且年不及下寿而卒何耶传曰天地之报施善人不于其身则于其子孙观公之冢胤尚书公刚正忠亮为时名臣诸孙若敏政又进职宫僚后今建立将轩天地炳史册而蝉联不乏然则公之食报于天视万石君何歉哉

○赠大理寺丞锤公同遗像赞

此前监察御史 赠大理寺寺丞吉丰锤公遗像也呜呼其稟也直而刚其履也端而方学之成蚤荣登乎春榜职之尽每肃厉乎秋霜抗疏匡时惟欲正万邦之根本赤心报国奚暇计一身之存亡若公而人取义成仁固已全臣子之大节而褒忠励俗是宜荷圣主之宠光也

○侍讲学士李先生遗像赞

此吾同年翰林侍讲学士长宁李贯道先生遗像也先生蚤以礼经领正统丁卯乡荐登天顺庚辰一甲进士第二人入翰林为编修为侍讲以至今官其为人孝友谦恭本乎天性盖纯笃君子人也奈何天不假之以年五十又五而卒先生形体虽羸弱而神气甚清爽是像作于属纆之后故未能悉得其真也予交先生二十年而辱知爱甚深不料先生一旦弃我而去载观遗像为之泫然乃收泪撮其生平践履之槩而作赞曰癯然其形温然其气其立心也忠厚坦夷其待人也谦恭仁恕蚤笃志以事简编遂唾手而登甲第纂修史馆聿彰勤慎之名考较文场累着公明之誉何学士之迁未几而修文之征已至年未及乎下寿官未展乎素志此予所以覩遗像之若存不能不为之咨嗟殒涕也

谢文庄公集卷五终

●谢文庄公集卷六

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着曾孙廷杰辑

诗类

介轩

菁源耕乐
送训导曾谨之泗州
送王府尹致仕
驄马行春
赠张泂崖兼寄罗一峯
题墨竹
金太子允恭林檎图
题羣鸟
懒拙
汀州道中宿杨氏田舍
汀州塔下寺
又宁化寺
送宪副周宗荣之陕西
题山水图为刘上舍作
双仙为王侍郎题
题畫为陈太守本深
鳌溪归乐
西溪奇树
春庄
梅坡
送李令致政还兴国
风木轩为南昌太守任肃
怡怡堂
清白轩
留耕
送修撰吴原博归省
送侄用圭任胥江巡检
藻轩为吴锦衣
送李文伟太守之湖州
送某侍御之蜀
己亥清明陪祀皇陵
送沈教谕之山西考试
送钱萼飞归吉水
送吴方伯致仕

朴斋

送谢畚归建宁

送祁郎中致和使朝鲜

送谢同知之常州

寓庵

赠伍太守之任

醉轩

挽陈士贤年兄尊甫先生

吕梁观澜送张副郎

送曾侍郎致仕

送邓行健之广东佥事

送丁编修溥还华亭

松轩

市隐

友梅

寿王处士

城东别墅

题茂叔观莲

画鹤

送尹太守之楚雄

送彭司训之常州

送刘叔温先生

送王太守之汀州

送汪郡判之福州

送韩宗鲁之任深州

○介轩

羲农去已远淳风散浇漓世人竞柔媚强笑甘嚅喞和光溷流俗古道谁复趋有美老彭裔侃侃坚自持毅然介如石安能事脂韦如彼周行道坦坦无他岐灵台既澄澈四体常舒怡嗤彼侧媚者扰扰徒何为

○菁源耕乐

桑林春雨霁布谷交飞鸣晓起事东作举趾原上耕芄芄禾黍秀倏见秋已成我场谁既筑我仓亦既盈租税且输毕浊酒聊自倾优游天壤内酣歌乐太平

○送训导曾谨之泗州

淮海西南是泗州清时振铎喜君游传经有客师刘向抗疏无人荐马周驿路霜寒

枫叶晚泮宫风冷桂花秋少年莫叹儒冠悞进学宜从分内求

○送王府尹致仕

十年京兆播声华引老东归托兴賒辞阙又沾新雨露望乡遥指旧烟霞壮人行色村村柳满眼春光处处花清暇好寻沂水乐故庐元近仲尼家

○驄马行春

春台熙熙春风和私门桃李蔓薜萝豺狼当道狐狸多观者屏息谁敢诃忽听路人尽惊喜报道绣衣驄马至驄马来何许天闲十二龙媒所 殿前分遣巡一方遍历畏途尝险阻驄马向何去直到阴崖尽头处却恐贫民不见春爬搔痛痒慰辛苦马行东马头罗拜皆疲癯平反疑狱知多少笔底造化天无功马行西五更带月初闻鸡一鞭斥逐駑駘去小儿拍手欢声齐马行南观风问俗时停驂清河不遂二天愿昌邑应无莫夜参马行北昂藏铁面飞霜雪先声到处欲埋轮赴愬远来多卧辙驄马行驄马行行春不是逞光荣要令物物尽得所来往春郊不敢停返辔归来见天子彤墀奏对天颜喜安得处处巡行皆似君坐令四海同在春风里

○赠张泷崖兼寄罗一峯

君不见濂溪之水非巨川周子讲道名遂传又不见云谷小山得朱子芳名烨烨垂青史一峯先生玉堂仙蚤魁廷对声隆隆只今授徒金牛洞金牛洞与泷崖连泷崖老翁留侯裔平生重义轻财利瞻学曾措百里田延师不惜千金费束装来观上国光请输名马资边疆重瞳览奏心愉悦 诏令冠带增辉煌昨来别我故乡去南望文江渺烟树曲篔簹高鴈阵寒龙闰月落钟声曙寄言一峯旧知音周朱道学宜专心景不自显因人显勿使金牛竟陆沉

○题墨竹

东吴有客善写竹意态清贞貌如玉妙笔能参造化机聿见新飈起寒绿半窗风雨连晴阴静听萧萧疑有声纤枝瘦叶人易识虚心直节谁能明空蒙烟雾森昼晦知君见此精神会林壑忘形共结盟天寒岁暮长相对

○金太子允恭林檎图

太平宏开端本堂黄帘绿幕春昼长宫辰讲罢有清暇丹青点缀分毫茫须臾写出文林果荷叶盘乘两三颗浅绿波涵翡翠摇轻红雾湿胭脂堕人间回首几百年昔时台榭飞寒烟豪华富贵不复见空遗图畫仍流传

○题羣鸟

江南二月春光好到处园林胜琼岛绯桃几树灿明霞绿竹数竿拂晴昊幽禽对对何处来飞鸣饮啄闲徘徊颺向林间结朋友终期天际朝蓬莱林郎畫史鸣当世挥毫幻出天然趣我时一见为品题纹绉满幅江南意

○懒拙

举世事劳巧君胡懒以拙懒非耽晏安拙岂真戇劣所懒曰利名所拙曰奔谒闭户

读古书开窗看明月醉抚琴一张行歌诗数阕万虑总弃捐机事自断绝夷犹终日间满腔春拍塞劳巧者何为心碎力徒竭安能如此闲空自叹涸辙

○汀州道中宿杨氏田舍

谁言村馆景凄凉夜宿便惊逸兴长微雨乍添藤簟冷好风时送稻花香泉流沈畔多清响萤入窻间有耿光听罢邻鸡促行李一天凉露湿衣裳

○汀州塔下寺

塔下重来二十秋长廊未步泪先流当年曾此奔丧去今日那堪衣锦游云树悲风空飒飒夕阳流水自悠悠傍人啧啧夸荣耀谁识予心万斛愁

○又宁化寺

珠林胜境梵王家冠盖同游日未斜碧殿窻寒龙听法绀园霜霁鹿叨衔花香焚宝鼎随青藜乐奏钧天隔彩霞却忆先人曾驻节西风泪洒倍咨嗟

○送宪副周宗荣之陕西

二十年来执法官新持宪节出朝端三竿晓日辞龙袞一路寒霜肃豸冠腊尽蓟门云树暮春回秦陇士民欢谁云司臬当严峻未必鹰鹯胜凤鸾

○题山水图为刘上舍作

好山高耸华千丈迭嶂层峦屹相向依稀五老接匡庐恍惚云门连鴈荡近浓远淡半有无巉岈怪石迷苔芜一湾流水湛清碧四时云气常模糊何人结屋山之麓尽日关门甘隐伏半点红尘不到来抱膝长歌紫芝曲

○双仙为王侍郎题

我昔梦骑碧玉蚪腾云驾雾八极游蓬莱方丈暂憩息神仙境界真清幽玉为楼喜插天起金碧煌煌间青紫玻璃玛瑙烂凝眸铁笛铜箫沸盈耳珠帘高挂珊瑚钩紫芝瑶草纷绸缪条风不惊亦不雨四时混沌无春秋中有二仙形体异赤脚蓬头坐相对蟾蜍抛戏顶门中铁拐横拖蓑草内口中吐气成虹霓遨游三界捷如飞乘风直上九天去瞬息已到白玉之丹墀玉皇一见重抚手传宣天上未曾有赠以九返九转之金丹饮以长生不老之玄酒二仙朝罢却归来邀予同看碧桃开予言世岂有此物武帝信之真痴呆二仙顾我呵呵笑笑我迂疏兼执拗我亦笑渠大猖狂觉来明月当窻照若人貌出二仙容挥洒笔法殊精工冬官亚卿三槐裔宝之真与璠琦同■〈玄曷〉持索我为题品细观恍若梦中景为作长歌歌渺茫昔人荒唐之说宜深省

○题畫为陈太守本深

青山一带云漠漠天外峥嵘耸崖岬平坡漂渺接郊原远树阴森倚林壑诛茅结屋两三间翠屏相对心长闲疏篱曲径颇幽辟小桥流水鸣潺湲神仙地位何萧爽玉笋瑶琴露仙掌骚人闭户恣哦吟野客携筇自来往乃知畫者天机精经营位置须臾成飞湍怪石胸次出孤峯绝岸毫端生恍如匡庐连五老又似清原白鹭好人间此景如可求吾将解绶归来早

○鳌溪归乐

未及稀年蚤挂冠急流涌退似君难数荃发为忧民白一寸心缘报国丹锦诰便蕃
褒政善芳名藉甚着朝端鳌溪溪上多幽趣明月清风取次看

○西溪奇树

结屋修藏傍智溪石州奇树拂云齐清阴满地秋先到黛色参天晓欲迷蝉抱枯枝
霜后咽鹤寻直干月中栖投闲自得闲中乐柱杖哦诗为品题

○春庄

坦坦春庄一望賒而翁卜筑远纷华田连阡陌惟栽黍水满池塘乱奏蛙酒熟每邀
邻叟饮诗成常向野人夸笑他名利奔趋客马足车尘良可嗟

○梅坡

为爱梅花铁石心小坡种得已成林几回梦绕罗浮月一曲琴弹太古音素质耻随
桃李艳孤标宁惧雪霜侵漫夸金鼎调羹事且共西湖处士吟

○送李令致政还兴国

未老翩然命驾归乡情遥逐白云飞天香两袖辞丹阙烟树千重隔翠微戛水秋高
莼菜美潞江春暖鲙鱼肥葛巾野服多闲趣何羨黄金带一围

○风木轩为南昌太守任肃

禄养亲不逮孝子宁无情悲风飒然至萧骚庭树声感兹思返哺憾憾哀慕并深恩
未能报此恨何由平伤心不忍听涕泪沾长纓

○怡怡堂

故家文献存闾巷耸乔木前人扬休光后嗣播清馥乐有贤弟昆天伦恩爱笃坚刚
丽水金温润昆山玉凤雏自翩翩龙驹恣驰逐越中见两何洛下羨二陆友弟亢宗盟光
华耀邦族醉后奏埙箎闲余亲简牒孔怀义不忘既翕诗常读峩峩峙崇阙渠渠建夏屋
欢然一室中和气兆景福

○清白轩

关西演庆源清白传家世乐有贤子孙绳绳远相继读书师圣贤开口谈道义出宰
擅英猷牛刀烦小试清苦水蘂声雅淡菲?承塩味藹如春阳温肃若秋霜厉一轩公退余
翛然忘世虑愿言慎厥终余光照来裔

○留耕

世人遗子孙孰不曰田地尺累并寸积朝营复夕计曾不一再传歛然皆弃置何如
此一心操存即本是方寸地虽少充拓何有际传诸子孙子耕之有余利若人达斯理名
堂寓深意恶小不枉为义小罔敢弃五福萃厥躬一乡称善士愿言慎始终余庆被来裔

○送修撰吴原博归省

驱车出东郭凉飙振清秋临岐作别筵满泛黄金瓿忆昔擢大魁高步登瀛州尽读
中秘书文光贯斗牛故乡渺何许白云天际浮椿萱镇常茂褒封恩宠优乞归赐俞允去

去不可留拜舞祝眉寿此乐孰与俦常怀浩荡恩矢心当报酬上林花似锦翹首同遨游

○送侄用圭任胥江巡检

阿咸名瓚用圭字梧竹丰姿夔清致诗书法律多指明卜筮阴阳探肯綮驱驰仕路廿余年奉公守法心弥坚清谈肯学王夷甫仗义尝怀鲁仲连■〈玄曷〉因需选朝金阙聚首官居几经月荣除结绶赴胥江作别其如情恻恻维时佳节正端阳菖蒲泛酒玉生香骊歌载道催行急万里之官驿路长此时况值还家便白发严亲喜康健升堂拜跪祝期颐锦服斑衣影相炫要知王事当奔驰庭闱勿久耽欢娱闻道梅关须早度莫待秋深黄叶飞胥江自昔称殷庶比值兵戈亦憔悴巡司之职在安民弭盗戢奸乃其最为官何必论崇卑但求职称斯为奇孔子尝为乘田与委吏亦曰会计当而牛羊肥勉旃蚤暮宜戒飭勿纵暴贪事骄逸曰清曰慎曰勤劳此是居官真药石吾宗先世多簪纓继承戮力腾芳辉他日政成膺宠擢肆予亦与有光荣予言有尽情无己南海茫茫在何许丁宁北上多便鸿频遣音书远相慰

○藻轩为吴锦衣

君不见当年金谷穷奢靡转眼荒凉如敝屣又不见铜山昔日高崔嵬祇今倾圮安在哉乃知万事皆培塿惟有清名可长久吴君知书更知兵蚤参戎攻蜚英声节操凜如雪霜厉襟怀湛若冰鉴清诛茅结屋事幽讨方沼清清密奇藻君时一见心相投揭以名轩昭酷好小轩缔构材孔良萧然四壁何所藏牙签缙帙书千卷玉轸金徽琴一张轩前曲槛通芳径碧梧翠竹纷相映客来命酒尽交欢兴发豪吟??古?情性姓名久矣契宸衷锦衣折狱殊公忠几多冤抑赖伸雪阴功获福无终穷乔迁不次隆遭遇律已儵然若寒素顾予夙昔辱相知缅怀高谊增长喟愿君终始殚厥心勿令罅隙尘埃侵会看功业铭彝鼎赢得芳名播古今

○送李文伟太守之湖州

射策同时捧德音几年腰带已横金喜君扬历清名著愧我优游白发侵襦袴好观循吏传韦弦当守古人箴湖中?贝?贝?有宽闲地多种甘棠存绿阴

○送某侍御之蜀

兰台柱史秀风标骢马南行万里遥雷雨岷江流惠泽霜风巴国淨炎飙豺狸胆落愁玄豸燕雀栖卑怯皂鷗此去安民君有计疏封何必待归朝

○己亥清明陪祀皇陵★二律和杨维新学士韵☆

闕宫台殿锦妆成陪祀追趋尚二更露滴瑶坛仙掌润星联紫极泰阶平金炉香爇苍龙遶玉磬声传彩凤鸣

四圣神从天陟降千官瞻拜肃寅清

礼成禴祀出斋宫五夜驱驰马首东玉勒雕鞍千骑盛乌纱黑带百官同柳因向暖初抽绿花为多寒未放红最是贫民艰窘甚经邦燮理赖羣公

○送沈教谕之山西考试

英声美誉重儒林校艺西游惬众心碧树清风行处息红亭绿酒别时斟登山凿石
方逢玉入水披沙始见金过眼无迷日五色京华洗耳听佳音

○送钱萼飞归吉水

君家叔父久登瀛随侍三年在帝京学道青编窓下诵还乡绿酒马头倾雪晴关塞
犹闻鴈风暖邮亭未啜莺握手临岐那忍别阳关频唱第三声

○送吴方伯致仕

君恩深重许悬车雪鬓霜髯七十余范蠡五湖知老矣陶潜三径赋归欤风高碧汉
扬修翻水满沧溟纵巨鱼江右甘棠今尚在阴阴绿遍未曾疏

○朴斋

伊人醇厚姿含灵蕴真朴良金已陶镕至宝不雕琢兢兢保帝彝翼翼修天爵言辞
绝谗淫持履尤坚确耻彼服絺华甘此滋味薄景范企前修训迪启后学陶然天地间俯
仰无愧作乐矣忘岁年逍遥老林壑

○送谢畚归建宁

阳和希郊圻时雨长芳草游子归故乡仆夫戒行早饮饯都城隅金樽恣倾倒匆匆
惜别离戚戚伤怀抱官河一苇航风帆疾如扫萧萧匹马嘶晓月关山道亲知远候迎相
看颜色好愿言谢尘俗气藏休幽讨

○送祁郎中致和使朝鲜

圣皇盛德符穹昊前星烨烨增辉耀皇储茂建位青宫诞告万方颁 紫诏朝鲜远
在辽阳东祁君奉使何英雄天诏晓衔辞紫禁星轺夕驾驰青骢君家住在古南越蚤向
彤墀同射策拜官粉署竭忠诚操凜冰霜声赫赫祖筵盛设官道傍骊歌唱彻仆夫忙作
别乍惊蓬岛远驱驰不惮关山长朝鲜到日人争覩骑从祇迎纷满路煌煌龙节蔼祥烟
隐隐霓旌卷轻雾麒麟作服金横腰仿佛云軿下九霄北岳风高鹏翮健汉城日暖马蹄
娇金函诏出双龙御玉笥衣颁宫锦丽遐方拜受尽倾心舞蹈嵩呼声振地大张绮席款
王臣跼奏拜献何殷勤讶鼓险竿呈百戏豹胎熊掌罗兼珍归来夜坐天使馆豪吟字字
皆冠冕铿然音律谐宫商天上斗星应错乱晓瞻双阙心怦怦归程宁肯迟迟行看取明
春花似锦彤庭敷奏承恩荣

○送谢同知之常州

帝城三五元宵节风辇鳌山耸双阙笙箫乐处时雍熙送君远过城南陌君家住在
山之西蚤年积学甘勤劬上师孔颜事钻仰下揖晁董期追随一朝鏖战乡闈毕名姓煌
煌题第一满腔豪气吐虹霓五色文章光桂籍春风累负上林游成均进学殊优游铨曹
复喜擢魁选拜官半刺之常州常州自昔夸殷庶比岁征繇颇凋弊况复连遭饥谨余抚
字昭苏须勉励君不见裴豫古并州惠爱民安所乔迁捧敕来天上老穉欢迎如父母又
不见陆象先益州善政爱为先鞭朴不施民自化芳声令誉人争传嗟君自是瑚琏器二
公芳躅无难继他年考绩上神京会看褒封恩宠至

○寓庵

天地万物旅光阴百代客人生居其间随寓无定迹泛梗任西东飘蓬复南北嗟哉潘君子以寓颜其室悠悠意自如休休心自得春风酒一壶夜月琴三迭富贵不强求功名安所适俯仰信自然满腔春拍塞

○赠伍太守之任

圣皇图治理侧席需群英君抱经济才蚤登黄甲名累官宪部郎谏狱称明清水蘖凜操执珪璋扬芳馨进秩守大郡五马良足荣蒲鞭惟示辱翕然风化行昨因报政来善最闻 承明借寇慰民望还看列上卿

安成伍君希渊蚤以明经登进士第累秋官正郎出守广州政平讼理声称卓然比以三载考绩来京天官卿课最以 闻诏复职予雅相厚于行故赋此以识别兼寓期望之意云

○醉轩

伊人美风流襟度殊潇洒陶然天地间日日竞杯??斗长鲸吸百川银潢恣倾泻籍糟枕曲余不至刘伶下举世皆醉徒谁为独醒者酣来卧轩中忘情向林野

○挽陈士贤年兄尊甫先生

有美人中杰奇才问世英乾坤锤秀气山岳孕元精闻望珪璋重文章甲第荣 枫宸初拜命花县即蜚声淫祀经焚毁豪民息斗争抡材明藻鉴较艺属权衡栢府承殊渥兰台着令名说言

当宁重劲节百僚惊西蜀平冤狱南闽缮甲兵威风摧猛獍杀气骇奔鲸转战蛮烟息挥戈瘴雨晴渠魁皆授首胁从得更生 玉陛功方奏薇垣职屡升忧民双鬓改报国寸心倾共拟跻遐筭行将进列卿龙蛇俄兆讖鵬鸟遽悲鸣八郡思遗泽羣公失典刑循良今立传大史旧书铭幸有箕裘子将调鼎鼎羹挥毫追挽罢涕泪欲沾缨

○吕梁观澜送张副郎

吕梁疏凿势峥嵘骇浪奔湍吼怒鲸峭石江心排剑戟狂风眼底碎琼瑶紫行好是回波浪震荡时惊拔树声君去推蓬应有感不妨于此濯尘缨

○送曾侍郎致仕

蚤向明时赋式微天香两袖下彤墀四朝人物归公论一代才名荷主知忧国杜陵心似水还家陶令鬓如丝从教老圃秋容好菊满东篱酒满卮

○送邓行健之广东佾事

泸州人物邓林才果见英游列外台驄马远从江上渡豸衣新自日边来海邦雷雨行时令■〈山乔〉岭霜风扫瘴埃清夜法星璀璨处相思好寄一枝梅

○送丁编修溥还华亭

及第多年侍禁闈宁亲千里喜荣归鸾回御敕挥宸翰鹄绣宫袍应彩衣淮浦晓行山月小吴江夜泊水风微昼游乡里人争羨况复才华似陆机

○松轩

居前居后种乔松岁久庭除暝色重露滴檐头惊白鹤风回屋角起苍龙涛声入户秋先动云影翻阶晓未封珍重主人坚节操岁寒相对日从容

○市隐

平生不为利名牵城市山林乐自然石榻夜陪明月坐松巢昼揽白云眠琴书绿酒常娱客车马红尘任过廛只恐圣明需硕彦此中未许老遗贤

○友梅

种得梅花已作林岁寒相与盍朋簪孤高自有冰霜操澹泊都无势利心香度短檐供索笑影横虚牖伴孤吟个中滋味谁能解和靖芳名贯古今

○寿王处士

不脱羊裘理钓纶梅花丰格鹤精神吟窝拟住三千载花甲初周六十春鲙脍冰盘香馔玉酒分露瓮细倾银莫言高隐云巢稳圣主非熊入兆频

○城东别墅

涿州城在何许远帝乡西去百余里一望云林入渺茫甲第纷纭若鳞比殷君别墅城之东轩窗四面开玲珑碧槛朱甍插晴昊罗帟绣幙围春风尘飞不到庭宇肃花草四时香馥郁千章乔木势凌空万仞峯峦如削玉遡君挟策对彤墀屈指年华四十余报国寸心知愈赤忧时两鬓欲成丝祇今进职地官亚瑚琏珪璋聳声价登庸深拟继伊周辅治端期并虞夏异时优诏许还乡煌煌昼锦生辉光眼看别墅多佳趣何羨当年绿野堂

○题茂叔观莲

先生襟度何潇洒霁月光风妙无价为爱莲花君子风镇日顾之乐闲暇中通外直何亭亭不枝不蔓花明明游泥不染水云黑熏风远遁天香清先生岂是真爱莲为爱其中别有天红苞霞抹臙脂淡翠盘雾滴珍珠圆吁嗟先生之风有如此披图一见心油然

○画鹤

君不见孔雀羽毛炫文绮身婴世网良自取又不屑鸚鵡巧言多心机金笼羈锁空嗟咨何如仙鹤长身客精神爽健存胎息火精金气幻成形千六百年寿难测仰吭长鸣彻彼苍俛首下饮琼液浆朱冠亭亭染猩血皜衣濯濯明秋霜一飞千里远矰罽栖必苍松恶荆棘昂藏不与众鸡羣清高自是鸾凤匹鹤兮鹤兮真仙禽若人貌出殊逼真披图几度坐相对襟怀萧飒无纤尘

○送尹太守之楚雄

尹氏衣冠奕世芳多君人物更轩昂典坟深得家庭训藜杖常分太乙光沆??萑承?一泓澄器宇琅玕五色擅文场清谈错落珠玑唾满腹幡回锦绣肠浩气直凌霄汉上文光遥射斗牛傍京闱奏捷芳名著太学藏修令誉彰累蹶春闱嗟坎坷两除别驾羨贤良襟怀潇洒三秋月节操清严六月霜梧郡槁枯皆发达东昌狐兔尽潜藏士元骥足从今展怀古鸿声自昔扬铨部纔书州佐最滇南新馆郡侯章紫袍金带辞丹宸皂盖朱旛出

帝乡日绚双旌光烂烁鞭催五马去超骧感君昔托金兰契愧我今登白玉堂宦邸相逢情缱绻河梁饯别意彷徨骊驹在道声盈耳绿蚁生波酒满觞六诏云山连雪岭三湘烟水接瞿塘不须临岐增别思祇用摅忠荅圣皇冰蘖始终全素志芝兰远近自飘香两岐麦秀春风蔼五袴歌兴化日长惠爱但期符邵杜循良端拟继龚黄雄飞骏逸无难事增秩颁金有典章瑚琏终当陈太庙榱桷必定栋岩廊莫言荒服人知少当听黎明烛万方

○送彭司训之常州

士林翘楚早穷经别后清风水上萍阙下逢君头已白客中顾我眼常青纔闻骐驎来西苑聿见鸚鵡化北溟此去毗陵扬教铎天南夜夜焕文星

○送刘叔温先生

玉节金符照紫河春风随处散阳和九霄星汉仙槎去百亩林园昼锦过茅■〈王遗〉持封江表国诗章累和郢中歌归来赞理祥刑日更听秋台令誉多

○送王太守之汀州

德行文章重斗南鱼符重拜宠恩覃云开珠岭山如畫春满鄞江水似蓝千里槁枯思德泽九重梁栋属榱桷却怜此日匆匆别尊酒何时共笑谈

○送汪郡判之福州

八闽南去路迢迢别驾荣除下九霄鸟弄清音过祖席花飞红雨点征镳一江风顺帆樯健千里威行瘴疠消好共廉能贤太守沛施甘泽润枯焦

○送韩宗鲁之任深州

分符出守羨奇才三载金门献绩回十里红亭供祖帐一尊绿酒醉离杯鸚鵡风翻云霄近骐驎霜蹄道路开好为吾皇覃雨露莫教一物困尘埃

谢文庄公集卷六终

●谢文庄公集附录

行状

挽诗类

○行状

公讳一夔字大韶姓谢氏其先本晋太保文靖公安之裔世家南昌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婣丈王氏家遂从其姓及公贵显乃请于朝复先姓父得仁为福建汀郡经历以廉惠得民部使者荐之升推官谳狱明恕正统己巳大盗起沙县围汀城势张甚郡推集民兵助阩帅守御屡挫贼锋既解围官军执村氓千百余诬为贼又为力辨得释民德之及卒汀人建祠以祀焉公天资温粹弱冠从翰林侍读吉水尹公凤岐先生读蔡氏书先生览其所作经义论策大加称赏语诸生曰大韶他日所就吾所不及也吾于文字间见之矣节推卒于行营公扶柩归葬居丧读礼足迹不至城市免丧以所业赴江西乡试名在前列会试礼部以书经魁天下士及廷对英宗皇帝策以礼乐刑政之要所对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汉唐宋沿革之详凡三千余言末又曰礼乐之本刑政之原不外

乎一試欲望陛下運此一誠以興禮樂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一誠以用刑政則一政之出人信之如蓍龜一刑之施人畏之如鈇鉞矣英宗覽之深契聖衷賜狀元及第擢翰林修撰又命公與吉士楊瑛等同進學于翰林俾讀中秘書由是所學益精發為文章不為奇崛雕刻之詞而純鬯淵宏人皆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重公每以公輔奇之修英廟實錄文達為總裁以公為纂修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今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為講官賜銀貳拾兩鈔貳千貫紵絲貳表里實錄成升左春坊左諭德加贈銀幣尤厚公因請假歸省先營抵家捐俸立義學以教族黨之子弟又置義田義倉以賑貧乏無養者節推祠在汀躬往祭奠遺民迎拜公接之無貴賤皆與抗禮汀吏民咨嗟頌其賢暨還京會星變公上疏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愷刑罰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疏亦皆慨嘆想見其為人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命內閣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修元史推廣前傳釋王禪之論以為太定帝為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文廟不過因際會圖富貴耳故于燕帖木兒舉兵以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者以謀逆書上都遺兵以討叛書一正前史之謬君子韙之書成進御升翰林院學士賜宴于文華門右廊又賜鈔壹千貫成化十四年二月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以學行選講讀十五年九月升禮部右侍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考史傳參以祖宗舊例定為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升工部尚書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者持吏短長恣為奸利公明案牘嚴勾稽剔蠹弊重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罰斥遣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財用以授屬官之廉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二十三年春公得痰咳疾在告三月上書辭俸優詔不允夏五月疾稍愈亟出視事俄而病復作易數醫寢劇卒之晨命仆取水盥頰乞衣冠出坐小齋指口言渴侍者以湯進飲之又進粥未及食瞋然而逝是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太子少保賜鈔萬貫■〈貝專〉其家遣官諭祭者三且命有司造塚以葬公天性樂易待人接物一本于誠尤篤于友誼有誤罹法網不能自直者必語所司為辨之不啻已事或材可用而沉淪下僚者荐諸當道拔而用之不幸客死者為歸其喪或恤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得羅倫置諸魁選而倫以狀元及第考南畿貢士得王鏊以冠多士及試大廷鏊名在第三人皆服其鑒別之精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鄧氏有賢行累封夫人先公三年卒葬邑之十五都高熾村至是諸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子男三曰綱鄉貢進士先公九年卒曰紀曰經女二長適國子生余校次適國子生況栾皆宦家子也孫男四曰騏邑庠生曰驥國子生曰鳳曰驥俱習舉子業惟公以大魁致位司空文行卓然為士林模範其沒也當寧嗟悼恤典優隆可謂哀榮兼至者公官居二品隊道有碑幽窆有銘宜得當世文儒為之論次以垂不朽喬新與公生同鄉仕同朝居又比舍相知最深

谨述公世系行己历官之槩以俟立言君子采摭焉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刑部尚书盱江何乔新谨状

○挽诗类

题大韶谢先生挽诗前

比余承乏铨曹以冗剧不事觚翰者久之一日谢生纪持羣公所挽乃父大韶先生诗若干首征序于予览而读之潜然出涕此盖不能以无言者呜呼人生天地间一传舍之过客所可恃者功名事业耳使能于大节耿耿与世不磨斯人岂易得哉先生先世最有阴德迨先生天资纯粹学问渊雅蚤以甲科大魁天下而未尝以自满仕于翰林累学士于六卿为司空而未尝以自多尝修秘书泊玉牒及侍经筵皆籍籍有令誉又尝因星变奋不顾身上陈五事词甚剴切闻者为之毛竦而卒能感悟朝廷全节保身谈者以谓为善力而天佑之信其然乎此诚足以为万世进言者鉴也盖先生乐易而不迂疏忠直而不激忿有西汉之宽厚兼东都之气节卓然树立终始无玷殆于今盖棺而事始定矣其修于己者不已尽而得于天者不已隆乎先生平生行谊史官能书之其所著述后学能读之乃今之歿秋官亚卿何公既为之状太子少保尹公又为之讖合朝之缙绅士大夫又皆为诗章以哀挽之春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章后之人阅是册者宛然可想见先生之为人则先生终始夫复何憾余忝与先生同郡又同仕辱先生知颇深所恨者朝廷方将属以重任而乃溘先朝露无复偕予待漏金门商确大议此余于先生所以不能不泪下满襟也既序以授纪复告之曰纪来尔听予言尊公先生以正直立朝以清白传家今还必慎乃殡葬宜尔兄弟抚尔儿侄勉遵遗训善继家声则先生其瞑目于九泉也耶瞑目于九泉也耶

成化丁未季秋既望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吏部尚书侍经筵官丰城李裕题

附录：

工部尚书谢公墓志铭 尹直

皇上临御廿有三年既久于总揽洞鉴羣情乃赫然涣比纯违更置一二大臣首召直于南都叅典密务且起致仕都宪刘公叔融正中台继擢李公咨德位冢宰公位司空刘公召和为少宰黄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以刚介寡偶一旦躡陟輿论翕然称快予辈感激胥规诲矢心匪躬期不孤简任而工部政务尤号猥冗公方去翰墨躬校案牘严勾稽剔蠹弊谨物料出纳之数正匠作逋匿之罚工师宿黠者悉逐斥之不得近左右凡有营缮必计程期虑财用以授属职廉能者董之故费出有经力役无困明年春公得痰疾在告三月上书辞俸优诏不允疾少间亟出视事病复作是夏五月十九日夙兴盥頽讫衣冠出坐小斋溘然而逝讣闻上深悼慨特赐钞万贯赠太子少保遣官谕祭再命有司治莹如制盖宠任方隆而遽不禄惜哉其孤纪以刑部侍郎何公廷秀所述公事行丐予铭天顺庚辰予同考会试得公卷列之第三为天下书经魁进试于廷英宗皇帝覽公所对策嘉悦之擢第一传胪之旦褒然众中缙绅属目阁老李文达尤喜得人后有及

第者輒曰安得伟器如谢某者乎除翰林修撰同庶吉士读中秘书由是所学益博而精上初嗣统进公侍经筵被赏赉预修英庙实录据事直书得史官体书成升左春坊左谕德加赐银带尤腆继修续通鉴纲目时预修者仅十有四人公分修元史凡所褒贬一依朱子书法多正前史之缪既成进御升翰林学士宴赉有加尝因星变上疏陈五事一正宫闱以端治本二亲大臣以询治道三开言路以决壅蔽四慎刑狱以广好生五戒妄费以足财用忠恳剴切多人所难言者丙戌同考会试甲午主考南畿乡试鉴别精明得士居多戊戌皇太子出阁诏简儒臣侍讲读公与焉庚子升礼部右侍郎凡制度仪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经据史叅以时制其为仪注务使考行一时同事者咸推公练达故迁司空政绩卓然有非迂腐者可比公讳一夔字大韶姓谢氏其先本晋太保文靖公安之裔世家南昌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姻丈王氏家遂从其姓及公贵显乃请于朝复谢姓曾祖公政祖即永亨父得仁福建汀州府推官俱累赠资善大夫工部尚书前母

（阙）安人母范氏俱夫人郡推始授汀经历以廉惠得民被荐升推官谳狱明恕正统己巳沙县大盗起攻围汀城势炽甚郡推集民兵助阍帅守御屡剽贼锋围既解官军诬执村氓四百余众为贼又为力辨得释民德之寻卒于行营汀人建祠焉公尝得告归省先莹因往汀祠祭奠遗民迎拜欢然相爱皆叹公贤贵信为郡推阴德之所致欤公娶邓氏累赠夫人先公三年卒勅葬邑之（阙）山之原至是诸子卜以（阙）年某月某日奉公枢合窆焉子男三长纲乡进士早逝次纪次经孙男五骥邑庠生驥国子生次鳳骅骝俱习举子业惟公天资温粹性乐易待人接物一本于诚未尝有所忤故人无贵贱咸爱敬之尤笃于友谊有悞罹法网不能自白者必语所司为辨之或材可用而沦抑下僚者荐诸当道不幸客死为归其丧或恤其孥又置义学以训乡族子弟置义田义仓以赈贫乏皆仁厚之所推也公自少至老好学不倦所著述不为奇崛雕刻之词而温厚详雅类其为人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公从侍读尹鳳岐先生游先生语人曰大韶他日所造吾不及也吾于父子间见之矣卒以大魁官学士位司空文行功业所成若此先生之言信哉予少公二岁先入翰林及公一蹴位予右顾以座主见待不少违然同官同事朝夕洽比凡二十年予乃出二春卿改南都睽隔久之幸复同跻崇秩重期白首相周旋孰意永诀予尚忍铭公之隧耶然匪予铭其谁宜铭曰皇明杰魁多出江右有伟谢公早种灵秀经史博通义理精究先皇策士惟公实褒华秩崇资荣跻显授论思献替蜚英腾茂纂书典礼正讹刊谬圣明励精任人求旧贤硕彙兴驾行聯筵公陟司空剴裁纷糾宿弊以清人望以副推公先君式遏乱寇开释非辜阴德实懋公食报宜尽自天佑名位既崇胡勿遐寿寿虽弗遐恤典优厚天匪昧茫殆昌厥后勒铭贲幽永世无朽（四库全书明·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名臣琬琰续录卷十四）